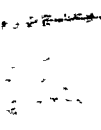


冶城話舊

盧前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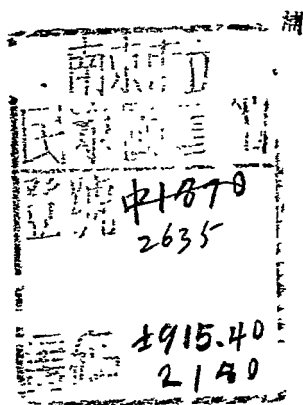


新9-972號

±915.40

2180

±1870



冶城話舊卷一

盧前

哀江南曲

孔東塘桃花扇。續四十齣餘韻一套。有「哀江曲」。最爲全書生色。初以爲東塘所自撰也。然前段秣陵秋。實摘錄賈島西木皮散人鼓詞：疑此套北曲。亦未必出東塘手。比得世經堂樂府。見山松野草帶花桃全文。故赫然在第四卷中。作者徐旭旦。字浴咸；浙江泉唐人。卷中列名選訂者有陳維松。尤侗。宋元鼎。而李漁。洪昇皆有跋。取較桃花扇略有異同。題曰舊院有感。孔氏殆本此而易作「哀江南」歟。洪楊亂後。金陵舊宿。仿哀江南而作者。有楊柳門。周選之。吳竹如。寫太平軍之塗毒閭閻。惟妙惟肖：文筆雖不逮昔賢。然亦天國史料也。

玉井詠隨園

道咸間。白下同人。以許濟秋先生宗衡爲最。先生有玉井山館詞。中有爲仲復題隨園圖安公子云：「不忍言重到。小倉山翠迷台沼。花弄蔚藍天外影。（蔚藍天。隨園齋額也。）闌干閑了。便一片隔簾月照。誰歡笑。嘆啼鴉慣便着人惱。六朝如夢。一例滄桑。何堪憑弔。漫悔經過少。算來猶幸登臨早。烽火十年喬木改。夕陽衰草。曾醉聽猿吟鶴嘯。烟雲杳。還想到簪鐵東風悄。落紅池館。記得分明。那時春好。」蓋隨園燬於洪楊兵事。此詞則亂後作。先生嘗遊息於是。故有重刊之語。感喟不能自己。案玉井山館集附詞一卷版藏其家。民國二十三年家人將鬻之。韓漸儀以告管伯言。夏枚叔。皆主贖資購藏國學圖書館。以存鄉邦文獻。夏博言蔚如兄弟。及仇述庵。陳匪石皆出資者。破爛曼漣處皆經修補。已增印百數十部廣其傳。狀元境文海山房有之。過小倉山者。手此一編。想見蔚藍天色。當亦不勝滄桑之感矣。

馬陵瓜

偶閱劉元卿「賢弈編」。謂：「中國初無西瓜。見洪忠宣皓松漠紀聞。蓋使金虜。貶遷陰山。於陳王悟室得食之。云種以牛糞。結實大如斗。絕甘冷。可蠲暑疾。」「丹鉛餘錄」引五代邠陽令胡鵠陷虜記云：「於回紇得瓜。名曰西瓜。」其言與忠宣同。以爲至五代始入中國。按忠宣使虜。乃稱創見；則鵠嘗之於陷虜之日。而不能種之於中國也。其在中土。則自靖康而後。其在江南。或忠宣移種歸耳。江南以土壤之異。所產瓜實遠遜於朔方。都下所重。曰馬陵瓜。蓋明馬后陵園種也。以是取之朝陽門外者。襲而稱之。凡瓜形長圓者。咸呼爲馬陵。或循聲誤。譌作馬鈴。舊時。食西瓜畢。每雕鏤爲燈。以馬陵瓜形製燈。乃不如糖圓者。余因是自幼不愛之。而愛圓瓜。然瓜燈則已久矣。夫不見矣。

愚園泉石

門西鳴羊街愚園。爲金陵名園之一；胡煦齋修之。土人稱爲胡家花園。論者以爲泉石之勝。不讓吳中獅子林。陳伯嚴丈詩云：「城中佳勝眼爲疲。聊覺愚園水石奇。碧蕊紫莢春自暖。疊巖複徑客何之？閒閒簪履相娛地。歷歷乾嘉最勝時。殘月棲楹魚影亂。眞成醉倒習家池。」此詩彷彿未刊入「散原精舍集」予兒時常游園中。主人胡碧澂光國。時年已八十餘。與話無隱精舍鹿坪間。指點汪梅翁舊時遊憩處。未嘗不想見當日之盛。匆匆二十年。今園荒已久。碧澂老人墓木拱矣！不知老人生前所撰愚園詩話者。今尙存否。使遊斯園者。手是一編。雖無花鳥可以娛眼怡情。亦可供來者之憑弔。知斯園掌故。亦有足裨談助者也。

成賢街

成賢街。爲明國子監所在地。（案南監在今考試院）今中央大學在此。且仍舊名。亦儒林佳話。予年十四。入南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。其時沿兩江優級師範舊址。僅有一字房（今伯明堂）。口子房（焚去）齋舍。孟芳圖書館前。洋槐夾道。皆民國十年以後光景也。惟大石橋。附屬小學。仍多舊觀。梅庵。

德風亭。六朝松。此二十年來。亦幾闕滄桑矣！惟成賢街一小土地廟。予見其初改雜貨肆。改教育館。飯店。改南京印刷局；此一角落變遷劇繁。所成就之人物亦夥。前明去今已遠。故不可得考。自十六年至今。不及十年。而此東方之古大學街（成賢街）乃亦有複雜之歷史。惜無人更綴「南雍志」耳。

選唱佛曲之制

讀瞿佑宗吉「樂府遺音」跋云：「己亥夏。頒降佛曲。從學諸生。多被拘集。在宮歌唱。其於音律。素所未習。不免有扞格之患。爲製北曲十首授之。俾度腔按譜。依聲依永以歌焉。庶或得其梗概。而音律克諧。抑亦指引之一助也」云云：是明初有此選唱佛曲之制。無論諸生於音律習不習。悉加拘集；亦一異也。余徧考「南雍志」等書。皆無明文。不知此制始於何時。宗吉又云：雍生訓從學五年。最爲親密。今被選唱佛名歌曲。每乘夜來過。輒爲唱歌數首。或留宿不去。嘉其情誼之篤。爲製水仙子二首。俾度腔歌之。因以爲贈。詞云：五年相守在邊城。雪案螢窗獨有情。新來陡覺書帷靜。選揀去堂唱佛名。叫長街韻正登清。綠柳院涼風動。碧紗廚夜月明。繩床爲汝傾聽。五年相守在山齋。冒風乘雨獨往來。如今唱佛懸經袋。卽便是前時小秀才。按新腔音韻和諧。再把起香茶盞。金爐將盡燭台。向良宵容汝開懷。宗吉能歌。亦可記載。然此仍作於保安城南。其時當在永樂初年也。蓋以詩禍編管。在保安寓英國張公邸中。

媚香樓故址

李香君媚香樓。初不知其地。民國十二年。在石壩街發見界石。始知樓亦去鈔庫街不遠。日前如社主課。予因以此命題。調寄高陽嘉臺霜序師立成。詞曰：「亂石荒街。寒流古渡。美人庭院尋常。燈火笙簫。都唱雪苑文章。叢蘭畫壁知難問。問鶯花可識興亡？鉞無言。武定橋邊。立盡斜陽。南朝氣節東京煎。但當年廚顧。未遇紅粧。桃葉離歌。琵琶青怨中郎。王侯第宅皆荆棘。甚青樓寸土猶香。費沈吟執

屬新詞。點綴歡場。論琵琶蔡中郎事。見侯朝宗壯悔堂集。此詞在吾師爲別調。與金陵掌故。不可不知。

庫司坊

相傳阮大鎔石巢園。卽今門西庫司坊之韋氏園。名庫司坊者。亦卽桃花扇所謂褲子襠。豈當時已名庫司坊。而時人以諧言字嘲之。抑原名褲子襠。改作庫司坊乎？不可知已。阮居金陵甚久。牛首山獻花岩。祖塋均曾小住。或謂燕子箋卽創稿於獻花岩者。衡叔得明刊獻花岩志。近方翻刻。此書當成於隆萬間。故不及收集之作。然詠懷堂詩集中於南郊諸勝。頗有題詠。詩之高逸。不讓韋孟；散原謂不以人廢言。五百年一大作乎。日前在庫司坊欲尋覓此翁遺迹。渺不可得。案此則可補闕墅志所未及。

藝風故居

丹徒柳劭堂師詒徵榜國學圖書館樓曰藝風樓。所以追念江陰繆小山先生荃孫也。張文襄書自答問。相傳出先生手；詩文襄官四川學政。先生方入蜀考金石也。先生居金陵久。故宅在顏料坊。身後藏書略盡。諸子多窮困。並此宅亦不能守。此宅今歸蒙牧堂夏氏。正宅僅四進。後進有樓。而旁宅並有樓相連。南京俗所謂跑馬樓者是也。博言枚叔兩先生合資購之。枚翁所居卽藝風藏書校理之地。蔚如先生（仁虎）另購九兒巷周石笙開麒故宅。旁院小有園林。周嘉慶間採花。正宅乃前明舊築。廳宇極宏敞。里人呼以百客廳。蔚翁擬立「南京書庫」。聚南京人所著書。初博老買藝風宅係託先君爲購置者。先君與藝風幼子立券。歸爲惋惜竟日。曰：「名父之子乃如此！」

石觀音

門東東花園。徐中山之東園也。附郭舊有湖曰婁湖。今俗訛稱爲老虎頭。誤矣。旁有赤石磯。其上卽周孝侯讀書台。下有石觀音。每年六月十九日（舊歷）。香客麇集於此。七月中旬則移至清涼山。石觀音之得名。因寺中石刻觀音像一尊。跌坐古井上。相傳井中有蛟。爲害閭閻。觀音菩薩化身來收伏。其後

里人彫石象。永爲鎮壓。香客來時。每投銅錢入井。久始聞聲。井之深可知也。石像極莊嚴。較小心橋之玉佛古老多矣。

鳳池書院

新廊小學舊爲津逮學堂。津逮之前身卽鳳池書院也。武昌張裕釗嘗講學于是。張春。范當世。朱銘盤相偕謁。鳳池書院。裕釗大喜。自詭一日得通州三生。時以爲佳話。其後秦伯虞際唐任山長。改學堂。先君其繼任者也。先是。先君創宏育學堂於望鶴岡宅中。不一年。遂與津逮合。今西安行營侯天士處長成。卽津逮高弟。保定軍官學校出身者也。予兒時常侍先君堂中。記庭前有枇杷樹一。先君入講堂。予卽嬉戲樹下。由今思之。不覺三十年矣。不知樹尚在否。先君見背亦已十有二年。

問禮亭

考試院。戴季陶院長。在洛陽得孔子問禮老子圖石刻。築問禮亭於院中。以禮運篇分韻徵詩。時予以第二次高等文官考試襄試委員在關中。分得疾字。爲詩曰：世亂如人病膏肓。不醫何由起廢疾。醫國良方在六經。經旨惟禮不可失。水明一片石猶存。我常訪之游洛日。云昔夫子過柱下。就時問禮興周室。國之四維禮冠首。大小戴記無完帙。孝園淵源出家學。見此儒道喜同術。是年移轍向南都。樹立華林館之側。他時到洛躋成康。請觀此亭與此石。孝園者。季陶先生所署。其園在五台山附近。此詩一夕而就。頗爲師友所稱。錄之。備他日談掌故者知此亭之落成。曾有徵詩之舉而已。

廉園

全福巷孫氏爲前外家。舊宅有「鵲巢」。外曾祖煒堂公棲息之所。院有梅一樹。煒堂公故以畫梅名。清末。叔外祖紹篤先生在王府園購置廢圃。茸爲「廉園」。園甚小而曲折。且與八府塘通。饒水石之勝。別有一「鵲巢」。先生常自署鵲巢第四主。民國十七年。易君左兄曾卜居其間。詩稱孫園不知卽廢園也。

此亦猶愚園之名胡園。園以主姓名之。園中又有「雪居」。先生在日。起坐於是。嘯歌於是。積詩數千首。今尙存抱存舅父許。

狀元境書肆

狀元境相傳爲秦會之（檜）宅址。故名。近數十年爲書賈麇集之所。清末。李光明書莊刊行蒙學書籍。顧客最多。吾輩兒時所讀四書五經皆李光明本。今移至金沙井矣。入民國後。昌明書局爲各書店入狀元境之始。然商務。中華先後開辦于花牌樓。昌明不能取舊書肆代之也。萃文。保文堂開設較晚。譚舊書仍以文海山房爲有辦法。主人老馮。善於搜集；每有所得視其所需。分送屈主家。不以門市爲主。近年來京獵官者。多攜古籍。遇困窮則以出售。老馮其掇客也。據云。每月經手僅數千元。百物昂值。而書價如故。又讀書人少。老馮常怨恨云。

李光明莊

明初。金陵爲人文之藪。三山街一帶。書肆林立。如唐氏富春堂。文林山房等。在今日言版本者。可以一一指數。洎乎天啓崇禎時著名之書坊遂日少。李光明莊者。狀元境一書肆也。其作坊在秦狀元巷。當晚清時。東南各省幾無不知李氏者。所刻如四書五經。三（字經）。百（家姓）。千（字文）。史鑑節要。龍文觀影詔書。皆當日家塾之課本；蒙童無不人手一編。故銷行極廣。其書內封面多印綠色畫一幀。上加紅色大字楷書多出予父執胡小雲先生之手。間有太史孝廉家。刻文稿硃卷。亦往往託李光明。李氏之子在光宣間。已多衣冠人物。如李鴻才字希白者。在前兩江優級師範學堂曾任舍監。希白子列保則南京之名票友也。自商務印書館。中華書局崛起。編製中小教科書。而李光明之書遂不行。然四鄉外縣。猶有負担入城而購書者。今也則無。至刊刻書品。又遠遜黨家巷姜氏。於是姜氏刻書處尙存。而李光明莊不復知名於南京矣。

宴樂春鴨

南京以善製鴨著。桂花鴨。鹽水鴨。板鴨。醬鴨。名目繁多。沙灣漢恆興。黑廊韓復興。與武定橋劉天興。皆名鴨子舖；然予猶取宴樂春。買一鴨可以成全席。切妙鴨絲。薰鴨心肝。燴鴨掌。鴨舌。鴨腰之味尤佳。至鴨脯。則惟客所嗜。烹調有法。最後取鴨骨作湯。猶淮安之全豬席。此亦可以謂之全鴨席矣。蓋南京之鴨。多餵養於江北；每年秋末。販鴨渡過江。入冬則「吊胚」。鴨商多清真教徒。宴樂春亦清真教飯館也。馬回回之座客常滿。而宴樂春在武定橋側。顧客不多。余返南京每與仲廉往焉。

鳳皇臺

從愚園門出。則至鳳游寺。相傳寺即爲鳳皇臺遺址。亦瓦官舊迹也。有阮嗣宗墓。眞僞不可辨矣。嘗憶甲子秋隨霜厓師。朱梁任先生錫梁。登臺賦詩。用李太白原韻。各成一首。拙作已不復省記。梁任云：「乾隆到處題詩。予所作和乾隆。非和謫仙也。予亦常見其和乾隆詩集十數卷。嬉笑怒罵。藉以報文字獄隱恨。是日之詩有云：『蔣尉青山幾亡國。瓦官高閣此高丘。六朝金粉開南晉。羅戟衣冠壓滿洲。』」依然平日口吻也。數年前梁任從蘇州赴角。直觀唐塑。與其子皆覆舟而死。爛強一老。至死不屈。談鳳皇臺。不覺此老之醉容。栩栩如在目前。

英雄美人

莫愁湖之鬱金堂。其上爲勝棋樓。明徐達遺跡也。相傳中山王與太祖常弈于此。此與陳圖南勝宋祖之棋故事相類。然必勝棋於女兒湖上者。好事者每使英雄比鄰美人。藉爲佳話云爾。湖上楹聯。予最愛彭剛直語：「王者五百年。湖山具有英雄氣。」「春光二三月。鶯花合是美人魂」。亦婀娜。亦剛健。洪楊平後。又於樓旁築會公閣。先大史撰重修會公閣記。爲駢體千言。懸壁上。前年夏見失去一幅。公園管理人請予補書。至今尙未敢下筆。懼辱先人之遺也。（又八府廨文正書院有先太史曠觀亭記一文。求之

十餘年未得。然此記全文具存。見馬瑞圖莫愁湖志。

石壽山房

石壽山房者。乃膺府老宅之繼圖。先曾祖王考雲谷公讀書處也。公年十四。偕弟昭忠公應童子試。前夕發不得油。取燈燼餘灑餉之。及試。先高祖王考負昭忠公背上。一手牽公衣。主試疑其幼。面得卷即拔置前列。洪楊亂作。公去佐戎幕。事定始歸。以同治丁卯舉於鄉。辛未成進士。二甲第二名入翰林。時妣張太君尚健在。一日晨興。鵲噪於庭。喜曰：使六郎功名成就。鵲當三呼。果三呼而報至矣！是皆前童子聞諸梁太淑人者。大淑人又嘗爲言：公在京師日。嘗扶鰲。有東風從此歸雲漢語。其後果拜雲南學政命。期滿北歸。不再出。繼薛桑根先生後。爲尊經書院山長。歿於明倫堂。其在雲南。有馬紳者。子數與試不第。欲賄公以金。不受。是場以非敢後也。馬不進也。命題。馬大慚。至今滇之人。猶有能道其事者。公夙儉樸。衣履之御。不尚華靡。居鄉里會巨室某張慶賀廳事。中聚一時顯宦。公至遲入。候補道歐陽氏見頂戴以爲縣令耳。越前叩姓名。公具對。又問宰何邑？曰：某沐天恩使督學滇中始歸也。其敦素如此。前往肄業南雍。興化李審言先生指前顧長洲吳先生曰：此虛先生裔也。詳少時嘗及見先生。前每過繼圖。肅公遺像。慨修名之未立。恐遺書之就湮。行年三十。百無一成；世變日亟。念李先生言。益不勝堂構之懼已。

四世遺集

仇述庵先生辛亥後於書攤得先高祖光祿公手批漁洋精華錄一部。藏之鞠齋齋有年矣。日前乃舉以授前。猶記先君在日。常命前他日求仇文錄副。丈人高誼。竟還先集。古道可風矣。先太史石壽山房集四卷。前已刊成。先祖教諭公文稿因遷出望鶴岡故宅時。隨藏書俱失。稿未專錄。散在書中。不知他日亦有仇丈其人者否。前馨香祝之矣。先君早歲以春秋百二十國考受知於可園老人。此稿前未及見。淪茗軒遺詩

二卷。恭繕待刊；而他稿亦如先祖之文。雜存故書中。至今尚未錄出者。此前之罪也。速錄。速錄！書以自警。

南高北葉

六七十年前。金陵之設帳授徒者。一時有南高北葉之稱。高柳溪先生住南城絲市口。先王考嘗從游焉。葉字觀其掃碧山房主人也。家在明瓦廊。當時視鼓樓北如僻壤。故已呼明瓦廊爲城北。徒之入高葉之門者。不一歲必可入庠；衆以高葉無白丁之徒。趨而問業者。門庭若市。而高葉兩先生亦必擇其可教者而教之。高先生子培塈今猶健在。文孫多肄業大學者。而葉先生家勢寢微。子孫流落。家鄉之人恐亦無復知此兩老塾師當日舉比之盛者矣。高門陳光宇。葉門仇繼恆。皆光緒間翰林。

溫明叔壽誕

溫明叔（葆深）先生八十覽揆之日。左文襄方總督兩江。文襄。先生之門人也。獻卮稱慶文襄躬爲主人。清晨造府。司道以次咸集；府州縣官。徘徊門前不敢入。聞者以告先生。先生乃招文襄入內堂。笑語文襄曰。吾兩人故是師生。可不拘禮；然以督帥故。使吾慢父母官不可也。於是。親至廳事。周旋竟日。溫氏宅第在綾莊巷。先生自書大門聯曰：「天下翰林皆後輩。朝中宰相兩門生」。可知當時門庭之盛矣。前兒時嘗聞先曾王妣梁大淑人言。「城西張氏女不貴其夫。必貴其子」。明叔先生亦張氏壻也。先太史爲張氏出。輩次少後。而先生之曾孫婦。則前之姑。今卽世已久。於先生之還聞軼事。不能詳已！

老膏黏除

如北平之王麻子。上海之陸稿薦。杭州之張小泉。在南京則有膏藥店「老膏黏除」。城南一隅。卽有老膏黏除數家。曰真正老膏黏除。曰老膏黏除老店。曰只此一家。並無子孫在外。開設分店。曰假冒本號商標者。男盜女娼。種種市招。不一而足。會記大功坊之一家。有以龜爲招牌者。今不可見矣。又衆爭

登門之店時間之早者。不過表明其資格之深。同時。這神話以輔之。如謂老膏黏除之膏藥。非尋常之秘方。乃得自神仙者。亦猶陸稿薦之鴨。傳係仙人以稿薦一根置其灶下。故其味特佳耳。自西藥輸入。膏藥之銷路大減。所謂老膏粘除者。已成歷史上之事實矣。

寶氏楹帖

讀寶公牧丈所爲筆記。曰老屋閒談。首自署曰古建業坊人。坊在三山街南。今中華路。下江考棚口也。閒談中所述均係寶氏家事。下卷中管及丈自撰之楹帖。大門聯云「坊居建業。族衍安豐。」重門聯二。一云「十步有芳草。一枝分桂林。」一云「義方緜世澤。退讓著家風。」書齋聯三一云「門多班固崔駰客。代有靈椿丹桂人。」一云「長嘯神仙聞裂竹。勳名都尉直宣禾」一云「酒譜竹根千日醉。詩編花萼五星聯。」屏門聯云「一門才望聯珠集。萬里軍聲勒石功。」悉用本姓典實。至爲工貼。誠如夏晦老所云寶氏之家寶。吾鄉之名著也。

顧五酒量

癸酉之秋。散原文自匡廬來。都人士宴之秦淮萬全酒家。時余止酒已年餘。丈爲言金陵舊事。曰當時飲者以顧五爲最。余叩其量。曰食必五斤。丈歎曰。今不可復得矣。余曰。五斤前固能飲。丈曰。試之如何？坐客咸曰：一言既出。躬必逮之。無以止酒醉。於是。余卽席飲五斤酒。宴罷。偕梁爰居。黃聆風。李散釋游北湖竟日。自此余遂破酒戒。顧五者。石公先生雲也。先生爲石城七子之一。居龍蟠里。構屋曰。深柳讀書堂。有盍山詩文錄。余兒時嘗及見先生哲嗣貞甫。恨生也晚。不及侍先生尊酒閒矣。近日游故都見散原文者。丈每談及萬全宴集。猶稱余之能飲。顧醫者已屢警告余。終不能止。惟破戒之原。實由於陳文舉顧先生之例也。余舉行不逮先生萬一。又焉敢以酒量自許。書之將以爲復守酒戒之券耳。

碧溪翁

晚近詞學之盛。啓風氣者實惟吾鄉端木子疇先生（塚）。昔年余在大梁。曾得子疇先生手書宋詞賞心錄。末書幼霞仁棣清玩。蓋臨桂王氏四印齋中物也。先生官中書時。半塘與況夔生從之游。一時作者始知從南渡上窺北宋。由碧山開夢窗之漸。先生最賞中仙。故以碧壑名其詞。昨視冬飲師疾。師爲言碧壑詞雖未盡脫碧山面目。然矩步正行。三百年一大作手。不獨爲吾鄉詞人之最也。師往爲賞心錄跋。有云「光緒丙子。子疇先生自京師歸。王余西鄰高子安先生家。時余甫六齡。高先生日惟以游園。因令拜謁。見先生長身蒼顏如寒松。敬畏之。高先生後亦屢道先生學行本末。及余獲讀有不爲齋全集。先生歿京邸久矣。又云「先生自壬申奉諱後。作書不用印章。」今余齋中所懸先生書聯：「布衣蔬食養心骨。奇字高文觀古今。」亦無印章。恐亦先生奉諱後作也。（碧溪詞今見清名家詞中。開明版。）

馬回回酒家

今日來京師觀光者。始無不知南門外之馬祥興者。馬氏在報恩寺對門設肆。究始於何時？此有足述者。曰：始於明初者。如臬冒翁鶴亭言之也。或以問於胡夏廬丈。丈曰：「肆之初設也。予實書其市招。第不知予果明初人否耳」。余亦嘗語諸鶴亭翁。「其他爲舊報恩寺址。使明時僧伽不食肉。何以有此肆之設」。翁亦爲之撫掌笑。十六年以前。肆舍狹隘。余輩日往來其間。推牛首翁爲祭酒。主人大腹便便。帖復從命。所製庖饌。若美人肝之屬。皆盛於此時；而其價。特廉。非如今車馬盈門之概也。余所爲舊曲。有云驥沒提壺城外馬者。卽指此。

雨花臺題壁

雨花臺側有泉。許振偉書坡翁句題之。曰：「來試人問第二泉。」因俗呼爲第二泉也。春秋佳日座客皆滿。猶憶甲子四月。踏青過此。見壁間有鉛筆題字。爲蝶戀花一章。全詞已不復省記。中有句云：「每

到春來。尚有垂垂子。」仍以爲詠堦前石榴樹耳。坐中有知其事者。爲言三十年前。有拿鱸人。皓腕如雪。城中年少。咸集是肆。飲者之意故不在茗。未幾。嫁去。則綠葉成陰。子已滿枝矣。是詞作者必當日坐中少年。所以有牧之之歎也。其事絕韻。因相約賦之。余歸。譜北中呂朝天子云：「相思莫折枝。說甚麼垂垂子。鱸邊不見俊龐兒。這其間多少風流事。映水舞菱。當門酒肆。早寫下紅顏薄命詞。此時發癡。又前度劉郎至。」二北詞人見之。以爲不讓張小山也。或阿其可好。故如是云。

國手報師恩

張簡齋先生。今爲國醫界泰斗。居重慶時。病家以不得先生之診治爲慮。排日掛號。門前車馬常滿。先生之視達官貴人與販夫走卒無差等。濟貧施藥。尤樂善舉。人皆稱之。先生十三歲就學於江竹溪。竹溪家有店肆。不賴授徒爲活；年齒不高。而天性誠摯。從不施夏楚。而諸生敬畏之。一日。偶舉「杏苑」二字命對。先生擬稿以進。竹溪爲改「椒房」。並告以此語出漢書。「馬援以椒房不得與」。作文如何用書卷？如何謀篇？言談嫺嫻。誨人不倦。諸生自是爲文日進。先生曰：「吾十七廢學。從先君習醫；然江先生之所以授我者。用之數十年不能盡。師恩可念也。故每逢季節。吾必呈束修。至老不衰」云。

千一齋

千一齋者。程丈一夔所自署也。丈少日從先伯祖子鳴先生游。年未冠。成「金陵賦」。一時才名大噪。服官以後。著述不輟。寢饋「文選」尤深。有「選雅二十卷」行世。民國八年。丈被命甘肅省政務廳長。萬里從政。所爲珍聞奇蹟至多。及至南州。將途中日記。及隴上見聞。考證編爲游隴叢記十卷。更有游隴詩集。十一年南歸。行至黃河邊遭盜劫。生平纂述。喪失殆盡。叢記與詩亦與焉。歸乃鍵戶。舉所遺佚。漸次默寫。輟復舊觀。丈於「選雅」外。有「選學管窺」。一文選古字補疏」。「文選校勘記」。「選學源流記」。關於小學者。有「小學說苑」。「廣讀方言」。四卷。拾遺一卷。「讀方言類聚」。

。「讀方言小記」。「引申義舉例」。及「轉注續攷」。「今方言溯源」。與「中西小學遊戲」二種。尤多創論。昨哲嗣幼夔見過。謂將刊完「千一齋全書」。若然。其貢獻於學術界者。不亦偉乎？往者清懷招至市立第一中學。講「近代南京學術史略」。言及程丈。惟所舉述作不多。茲詳陳之。

冶城槍案

「槐影扶疏紅紙廊。冶城東畔又滄桑。摩挲石墨人空老。憶到金陵便斷腸」。「脫略會非禮數奇。上官有女妒修蛾。潏陽金集餉書客。那得楊雄手戟多」。「觥觥含意出重關。傳命居然奉勒尊。輕薄子雲猶並世。可憐不返蜀川魂」。此三詩。先師學製李先生題「句齋藏石記」詩也。先是。先生以繆藝風（荃蓀）介。充江楚編譯官書局幫總纂。月支官錢。實爲端方治私書。所謂「句齋藏石記」者也。藝風方爲句齋撰「銷夏記」。論列書畫。不遑兼領總纂事。乃舉沈蕙風（周儀）代之。蕙風擇拓無首尾。漫漶而字跡不辨者。一以屬先生。先生遂日耗精神於此書。於蕙風不無介意也。及端方再起。以鐵路大臣督師入川。行至資州。爲民軍所殺。故詩有不返蜀魂之句。哀端方亦不能忘情於蕙風也。民國十三年間。先生膺南雍聘。來京講學。時時爲前言紅紙廊。當時文酒之會甚盛。紅紙廊者。江楚局故址在今中央政治學校也。先生諱詳。字審言。江蘇興化人。有「學製齋集」卒於民國二十年四月。年七十三。前從游已晚。顧先生竺念先誼。每與談金陵掌故。娓娓窮夜：由今憶到銀魚巷先生寓所。亦令人斷腸矣。

景牧年譜

吾鄉吳向之先生（廷燮）因受張學良聘。將之奉化。一時報紙喧傳。顧於先生履貫頗多舛謬。先生嘗有景牧自訂年譜之作。述紀甚詳。哲嗣仲清丈（光瀏）前之姨母夫也。曾錄示其稿。蓋自同治四年。訖民

國九年。五十六歲以後無續稿。先生今年年七十三。著述等身。備載景杜堂自著書目中。茲摘錄生平出處。以正報紙之誤。先生父雨生公。歷任山西靈石。榆次。廣靈知縣。母陳太夫人。兄廷錫字鏡之。今寓關中。先生十一歲始閱四庫全書提要及通鑑綱目。十二歲知講學。故。十五歲捐監。十七歲著「春秋列卿年表」。十八歲娶柳夫人。二十歲丁外艱。二十一歲初學駢文。撰「越南不可棄議」。二十二歲柳夫人卒。明年續娶章夫人。二十四歲至二十九歲成書最多。三十歲。應順天鄉試。中試四十名。時光緒二十年也。明年由謄錄議敘山西通判。遂充撫院文案。專編輯金石文子。三十五歲署太原府理事通判。秋調署河東監掣同知。後二年。調署太原府同知。卅八歲以岑西林之保爲道員二品銜。署太原知府。四十歲。調入京留政務處署幫辦。冬兼練兵處差。明年補警政司郎中。又一年補巡警部右參議。四十三歲丁內艱。宣統二年任度支部參議上行走。三年。補內閣法制院參議。署副使。民國以後。以內府祕書。嘗任主計局長。吾鄉學人在今日必首推先生。而海內治史學及西北地理者。亦必奉先生爲宗師也。

柳門避酒

往讀趙秋聆香消酒醒曲。見止酒與破戒二章。輒用自笑。蓋止之愈堅而破戒亦愈速。計惟避之之爲愈耳。因憶楊柳門避酒詩：「平生蕉葉量難酬。豪飲何堪大白浮。杜舉甘心陷菊部。董逃掉首去糟邱。一卮才屬遂巡起。四座強從汗漫游。我自獨醒還獨往。世人大半醉鄉侯。兩軍旗鼓正相當。大戶轟然小戶亡。入座人爭吞北海。逃名我欲避東牆。雄兵止合退三舍。虛席何妨空一觴。安能欲歸歸不得。森嚴約法畏劉章。」柳門。初名得春。字師山。上元人。其詩散落咸同兵革中。張冶秋輾轉得之。以授丹陽束允泰。乃合金亞匏（和）蔡子涵（淋）詩刊爲金陵三家集。所謂柳門遺囑者也。集中小青曲敘馮小青事。作長慶體。可媲美于元白。

白酒坊

白酒坊在聚寶門內。濮友松先生居之。以前所見。能酒者蓋世無出先生右者。先生自少時以迄八十以後。無日不飲。每餐約四五兩。徐徐自斟。人亦不敢強也。先生常云。「或謂酒傷人。我謂酒養人；非酒能傷人。人自傷於酒。非酒能養我。我自養於酒也。」三四十年来。吾師之以酒稱雄者。若鄭受之丈咸。鄭義閻世叔師均。皆能狂飲。飲必醉。醉則益酣於酒。說者謂其能飲數斗。實則非能飲者也。蓋自人飲酒酒飲酒。以至酒飲人。所得於酒者殊少。予生也晚。不及見顧石公先生。然如友松先生者。吾必謂之真能飲酒者矣。惟真能飲酒者。必以酒而壽。昔汪大紳有酒人記。酒人後記；若予作酒人新記者。必首記濮先生。

報恩寺塔

報恩寺塔毀於洪楊之役。予七八歲時。市中尙有報恩寺琉璃塔圖印行者。去年校曲涵芬樓。得清故宮藏琉璃塔戲曲鈔本一冊。題共四齣。今存「起兵」、「燒宮」、「蓋諫」三齣。蓋叙成祖靖難本事。謂成祖兵臨浦口。慶成公主往說和。成祖不允。谷王既獻城。宮中火起。后死之。而建文披帶逃出。成祖入城後。百官迎駕。御史連楹叩馬而諫。成祖斬楹於馬下。中山王徐輝祖與成祖巷戰。以下殘闕。尙未及建寺塔事。友人海甯張惠衣近輯報恩寺志成。網羅關於琉璃塔之文獻甚多。亦過寒齋攜此鈔本曲文而去。南國外洋砲局門前廣場中之大鐵爐。相傳卽寺塔頂也。至今猶存。

剛長居士

客居金陵久者。當無不知魏八先生。魏名家驊。字梅孫；自署剛長居士者也。魏氏世爲緞業。曰魏廣興。居士以翰林。一官雲南迤西道。入民國後。佐其帥馮萬庵事江蘇振務。活人無算。南京之有慈善會。自居士始。居士慈眉善目。鬚髮皓白。予見時常見之。時何無子。晚年始得厥嗣。雖頓鍾愛而管束

特嚴。居士工楷書。有皇甫碑意。結體方整。頗肖其爲人。少時肄業尊經。亦先太史門下士。又先後官滇南。以是吾兩家往來不絕。今吾甯綴業已衰。舊日所謂賬房者。漸次零落。惟高岡里之魏廣興巍然尚在。亦可謂積善之家有餘慶矣。

王風子

前姑祖丈王虎臣先生治乾。南京人所呼爲王風子者也。其時有蘭癡王風之目。蘭翁誠書癡。然語王先生爲風則不可也。何以故？聞先生之大言。而不審其言之由來故。先生少負文名。先太史妻以女。使執贊武昌張廉卿之門。今碑傳集中尙存少作。顧先生不屑章句。又不欲爲文人。獨講求經世之學。當時所謂新學者起。每一新譯本出。必購讀之。戊戌維新諸君議論。與國父之革命理論。靡不服膺。常曰：「欲中國強。必先富中國。欲中國富。必先去銀或金屬之幣。代之以紙可也！」時人大譁。又曰：「欲中國強。必先講求火器。刀槍不足爲用也。天有天防。水有水防。陸地之武事。特武事之一端耳」。時人又大譁。先生常自習拳藝。能舞刀劍；人有不服議論。輒臂自舉臂向人。益高其議論。曰：「我有飛艇。日繞地球一周。使萬國不敢卑視我！」於是衆曰：「王某風矣」。時先生自尊爲賓師。門前張貼五洲通儒大學之榜額。自是南京之人乃無不以先生爲風子矣。妻死。子死。一女又死。家貧中落。而先生爲大言如故。聞者始則避之。旣而作隱譏狀。聞如不聞。先生亦不顧也。月數至吾家。雅重先君。尤愛護前。前常記先生自書扇端之詩。有云：「一脚踢翻五大洲。兩手重撻日月球。堯舜禹湯嚇而走。大同世界非成周」云。惜不能舉其全篇矣。前常戲語先生：「丈豈王仲瞿一流人物耶？」先生曰「否。仲瞿何足道哉。小子勿文人爲！」見前好詩。曰：「玩物喪志。小子莫事雕蟲！」先君之喪。先生之聯。有「天死地死語。又常語前：「汝見三十年後世界。當念及我！」

江東二蔣

蔣師範（幼瞻）。師轍（紹由）兄弟。並有文名。當時稱江東二蔣。大蔣乙亥舉人。早死。有詩集。小蔣以無爲州知州終。不獨文事。亦一代循良也。馮蒿庵常爲紹由先生傳。云：「君幼奇慧。讀書目五行下。爲文援筆立就。試輒冠其曹。洞天下得失利病之故。恥爲無用。數不得志於有司。泊如也。父晚遭風疾。君扶掖左右。數年不宿於內。」同治癸酉選拔貢生。光緒辛卯順天鄉試副榜。就職州同知。遷知州。之安徽。凡知壽。鳳陽。桐城三州縣。所至有聲。授無爲知州。到官甫七月。因死勤事。事下史館。於是天下識與不識。皆知君爲循吏矣。無爲杏花泉。至今有蔣公祠。予少時常爲作無爲州雜劇。伯偉（汝中）仲翔（汝正）二丈。皆先生子。幼瞻先生無子。以伯偉文爲嗣。吾友張友鰲母夫人卽先生女也。

陳雨三

相傳江南鄉試。發解者多功名蹭蹬。並聯捷者亦不多。自明已然。如唐伯虎其人也。晚清吾鄉之解元。如吾友楊定宇尊人炎昌。一解以後。亦不復能上進。願風流倜儻。流連勾曲。與伯虎同。其時陳雨三光字。尤爲獵豔能才；倚槍替所入揮霍。常在得月臺用望遠鏡遼望明遠樓之題牌。以爲傳遞。其後亦入翰林。而儂薄猶昔；自甘以浪子始。浪子終。不知者幾不知其爲金馬玉堂人物也。前十年予尙及見其所歡陳大脚者。浮花浪蕊而已。恐尙不及湘綺翁之周姬也。

李三哥

明初。金陵之首富曰沈萬三。晚清則李氏也。世爲織造。專供奉內廷用者。積貲鉅萬。窮奢極侈。所爲有出人意表者。科三太者。其家某名科者之妻死。以珍珠滿嵌繡衣入斂。姪輩中有三哥尤揮霍無度。常以金箔作風箏。登雨花臺顚。向空飛放。風箏愈上。金箔紛紛下。召羣妓弛相衣。但著裙子。爭拾取金屑；裙翻妓仰。各盡其態。李三哥在最高處視之大笑。其荒誕有如此者。不數年而家產蕩然！李三哥者

卒餓死。至今舊家父母訓子姪每引李三哥爲戒。世甯有子姪如李三哥。而其家不敗者乎？以李視沈。下場頭大不同矣！

朱培生

洪楊盤據金陵十二年。舊傳有五老七更之說。梅伯言先生亦天王府座上客也。朱翁培生嘗與天國試。中探花。其後官軍復城。翁又以諸生與江南鄉試。潛以已文付其子聯捷。聯捷中式。而翁以諸生終。予見翁年已八十餘。着大紅鞋。拄一杖。而健步若飛。或叩洪楊時事。翁但搖頭。或謂其耳聾。實則耳目甚聰明也。予十三四時。見翁問先太史遺事。翁絮絮爲言。至公堂讌游情景。問必有答。又未常重聽。八十後。作楷書蠅頭。每有作。署野人不名。惜多不存稿。子孫又不珍惜。遂使鄉里遺聞。日就湮沒。聯捷今亦七十。聞尙健在。

秦院長晚年

秦伯處先生際唐。合肥張佩綸之潤于集中所謂秦院長者也。先生當日里居。四方來游金陵者。必以一見顏色爲幸。潤于集所存函札。與先生論文多不合。然先生望重江南。亦一時老宿也。先生老無兒。納妾生二子。伯甚愚魯。仲性軼蕩。常任中學英文教員。先生身後。家中落。伯又早死。不知仲。今在何所矣。前數年。桑根門人之後裔擬各家立木主以配祀。庵中。訪問秦氏。乃不可蹤跡。稻孫陳丈。先生女夫也。將爲先生祀之。且云：人言先生晚年際遇不佳。不圖身後之際遇愈益不佳。可慨也！

王二麻子

南京都城隍。相傳爲文文山。廟貌在江南威儀最著。大門側有一龕。所祀爲王二麻子。其人者。爲江甯府衙役。生時頗有善行。雖在公門。而不虐民；扶弱鋤強。皂隸中之俠士也。予兒時所聞。泰半遺忘。惟城隍寺僧常云：王二麻子極有靈驗。常於深夜。出買元宵；亦有貧人患病不得醫者。臥龕下。數日即

愈。此類神話。不一而足。以一衙役。享邑人香火至今能不絕。其視歿祭於社之鄉先生。得人心則一；第恐居位而不能造福桑梓者。視王二麻子而有愧色耳。至都城隍塑像。確肖文山遺容。豈城隍之職。一命不改耶？何數百年來。未常易其姓字也。

丁二仲金石

都下藝人。舊稱張二樹畫。張視狄篆法。金石則數丁二仲。二仲亦流寓金陵最久者。篆刻每字五元十元不等。每年收入在三千金以上。當時以爲極一時之盛也。丁任職南京電報局。每日從事雕鐫。亦日有限制。願舉資稍差。視近日鑄印局唐碎石先生。不逮遠甚。以寫印但據「六通」爲典則。書卷氣又不足。只覺近意太多。以較二張書畫有遜色矣。論畫。安品衡施次衡先生蔬果。視二樹爲尤雄；此翁行脚半天下。雖未可與昔日張漁相比。在今日已自難得；若置揚州八怪中。與李復堂最近二仲之印則不如吳讓之也。

萬竹園鄧

金陵鄧氏世顯達。鄧廷楨官至兩廣總督。自後鄉人無仕至一品者。相傳秦淮河上奎光閣舊爲紅頂。以城內多火患遂易藍頂；於是邑人乃無有內躋卿貳。外官督撫者。廷楨字懈筠。在嘉道間即以詞名海內。厥孫季垂（嘉祿）能世其學。季垂從兄嘉純又爲侯誦詞五家之一。而季垂子孝先七丈（邦述）。羣碧樓珍本爲並世藏家所稱。丈少入翰林。娶於蔣紹由先生女夫也。常官遼瀋。歸後卜居吳門。其金陵故宅在萬竹園。至今猶呼爲萬竹園鄧家。然家已中落。無復當年光景矣。丈長子魯學（傳）。任職江蘇教育廳。亦勉學能文。

可園鄉誼

可園老人百年忌。鄉人議謚曰孝通。予爲作孝通先生別傳。曰：繼篋墩汪氏而起。卓然爲江左大師者。

曰可園陳先生。先生諱作霖。字雨生。江甯人。可園者。晚年所自署也。年十五。補博士弟子員。肄業尊經鍾山兩書院。文名藉甚。光緒乙亥舉於鄉。三上春官不第。乃絕意進取。慨然有著述之志。先是縣莊程君折衷漢宋之爭。以講究心性歸諸致用。爲吾鄉經學之始。咸同間。江助教承其緒。獨遷於禮。偏重考據。先生與助教相抗行。以爲程朱之說。終不可廢。嘗賦詩云：陸茲異學從衡日。共守宗經衛道心。可知其論學之旨矣。江甯自六朝以來。千五六百年。文物之盛甲東南。旣屢更喪亂。蕩焉無存。先生旁搜博采。悉爲著錄。於鄉邦文獻。厥功偉焉。所著書曰可園叢書。都若干種。以庚申正月卒。年八十有四。卒之十七年。門人始私謚曰孝通先生。盧前曰：前見孝通先生才角時。迨少知學問。已不及親聆教。而吾鄉論經學必首數先生。吾先君亦嘗受其遺。前生也晚。使得隨侍樞衣奉教。則點哲之遺風可繼。而此或不僅稱其文辭。於戲。豈非前之不幸也哉！

先昭忠公之死

先昭忠公諱峻。字少棠。年十二入泮。未幾。洪楊變起。遊蕩軍門幕福山。時。新婚合肥梁氏。梁氏官鹽巡道。爲淮上名宦家。作壻多貴公子。公獨貧。僕不爲禮。公拂袖歸。值福山陷。乃蹈海死。無子。以先君爲嗣孫。及南京復城。始招魂。爲衣冠墓。旨令入祀昭忠祠。先會王祖妣來歸纔一年。相處不過八閱月。前依會王妣膝下十四年。吾家往事。兒時聞之熟矣。公性躁急。瘦弱不勝衣。同懷兄弟五人。亂後惟先太史在。四人者皆死於軍中。居望鶴岡故宅時。常搜遺篋得公手澤。朱墨爛然如新。當時不知珍惜。至今遂無存者。思之悔恨！

兩鄰寺

予家望鶴岡故宅旁有伏魔庵。外家全福巷有常樂庵。兩庵皆小寺。各有僧七八人。有年事長者。有年幼者；予幼時。常入寺與諸僧遊。知江南寺僧以泰縣人爲多。且多少年披髮。以僧爲業。非欲窮究竟求解

悟者。伏魔庵主持演修。常樂庵主持慧開。予皆見其殉身於色。世俗下流小說多言惡僧害藏少婦事。頗令人不能置信；然予以兩寺之主持觀之。天地間定有此事。爲僧本要六根清淨。而僧人轉多不能清淨六根；是無大智慧人不能爲常人。亦不能爲僧人也。人生智慧只此一些。爲儒成聖。爲釋成佛。爲道成仙。智慧仍此智慧。人仍此人。儒釋道殊無分別耳。

蒼厓和尚

八指頭陀寄禪之於胡園。曼殊上人蘇玄瑛之於旅垣精舍。皆居留南京之近代名僧也。惟蒼厓和尚。世知之者少。先是衡陽蕭屋泉俊賢。以佐雜候補於是。偶弄筆效三王山水。爲湘僧蒼厓所見。大加讚賞；乃邀至門西一破寺。與論畫法。不十年。屋泉之畫遂享大名；溯造詣之自來。始知有蒼厓師。於是達官貴人。多願論交。秦淮畫舫中常覓蒼厓同游。蒼厓間作小幅。不願以畫見長。屋泉事之甚恭謹。其後師亦不知何往。而江南論畫師。必數屋泉。惟屋泉稱其師蒼厓。今屋泉亦垂垂老矣。嚮畫海上。寸縑尺素。識者珍之。

王賓魯琴

漢西門有塚。曰琴師王賓魯先生墓。予兒時讀書大石橋始識之。時有南通沈瀛洲先生教琵琶。賓魯先生授琴。沈先生有「瀛洲古調」之刻。王先生。山東人。作道裝。一時從者。以亡友邵大樗森造詣最深。日在梅庵。焚香彈一曲。彈罷即去。從者有一年。一年。習而中止者。惟大樗孜孜不倦。先後習至五六年。大樗耽酒。論詩其工力遠過吾輩。教學十年。蕭然一身。卒以貧病死。前數年來南京。嘗約予一弔王賓魯先生墓。曰：「惟琴見德。君等但知王先生之琴。不知王先生琴中之意也。吾習琴久。見琴師多。惟王先生爲知琴者。」烏乎。大樗死。又孰能知王先生琴中意耶！

程閣老巷

金陵之建築。修門大約不外八字式。勒馬式一種。進門到廳堂。間有旁廳一口花廳者。三開間或五開間之正房。前有院落。旁有耳房。進數多少不等。有風火牆。亦有短牆者。若有園。多在宅後進之後。此種格式。不獨與大河以北異。卽蘇常府屬之建築。亦不甚同。相傳爲前明遺制。故宅愈舊尺寸愈低。格式愈定。今程閣老巷。程閣老家祚之宅。自晚明至今。三百年中未嘗翻造。可以爲此式之典型。予數至其宅。見櫺上之畫。頂板之飾。雖歷三百年。日漸彫積。顏色淡脫。然入清以後。無此裝修也。宅甚堅固。予常詢諸主人。每四五十年始一掃拾：不知治營造學者。亦嘗研討及之未？

津逮樓

板巷甘氏。邦人謂是鳳池之裔。儒林外史所謂鳳老爹者卽指其人。顧自道咸以來。世以儒術著。建業實錄。甘氏所刊也。白下瑣言又爲元煥作。談南京掌故不可不及甘氏。甘氏富收藏曰津逮樓。金石器物最著。不亞於吳門潘文勤祖蔭也。惜在晚清燬之一炬猶牧齋絳雲之劫也。甘氏與吾家世爲姻好。汝恭表兄處尙藏有先太史遺墨。蓋爲姊氏割臂顧天圖作。汝恭叔父貢三丈。又予之姑丈也。丈之二子瀏。濤。均曾從予游。汝恭字濤之瀏字覽軒。濤字漢波。漢波之二胡。自十餘歲。有聲於鄉里。今受中央廣播電臺聘。司國樂演奏。都之人殆無不知其技者。惜無好事人爲甘氏作津逮樓志。一述近百年事。

冶城話舊卷二

襄社

襄社者。七人合組之書會也。年二三集。每集各舉所見珍本秘籍。或手稿。偵抄。印譜。吾畫冊之屬。七人者。前與鄺仲廉衡叔兄弟。海門周雁石。南通王覺吾。六合孫雨廷。蕪湖東天民。其後吳門貝仲琪請參加。吾儕許之。於是爲八人矣。去年所印有散原所藏余懷東山談苑寫本冊。陳師曾印譜四冊。前飲虹移所藏湯雨生逍遙巾雜劇。襄社之書。以影印爲主。近吳門亦有一書會。每年集印一編。多小種。鉛

印。與此略異。各地如有同類組織。則故籍流傳日多。亦吾人之眼福也。

如社

南雍有詞社曰潛社。集上海者曰滙社。近日又有如社。如社社友除霜屋師外。有陳倦鶴（匪石）仇述庵（塚）。石叟素（凌漢）。林鐵尊（鵬翔）。夏博言（仁溥）。夏枚叔（仁沂）。王東培（孝達）。汪旭初（東）。廖懺齋（恩齋）。喬大壯（曾劬）。蔡師愚。邵濂。蔡嵩雲。諸先生。而吾友唐君毛璋與焉。夏蔚如向仲堅來京則與社集。每集只限調。不限題韻。予居上海。籍列滙社。時鹽村先生已下世。所周旋者夏映庵。葉遐庵。陳彥通諸公。每月偶返都下。如社中人亦往往招往參加。嘗主課一次。大抵如社社課。遇名家自度腔亦以依四聲。用原題。步韻爲主；予舊所謂「網起三道繩來打」是也。獨余值課用高陽臺調。近日亦漸有用小令者。滙社每集兩題。一限題一不限題。如社視之尤嚴。藉此用功則可。若如此鍛鍊詞人則不可。以詞人之所以爲詞人者。所重在生活不在此也。

仁厚里

門東仁厚里。吾師王伯沆先生居焉。先生名沆。一字沆一。晚年號冬飲。先世溧水籍。居金陵已三世。師少有狂名。文字散稿輒棄去。獨與吾太姻丈王木齋先生（德楷）善。先生藏書極富。與文芸閣。康南海有往還。每置酒邊營宅中。賓客滿前。師獨嘿然在座。一言出則衆悉披靡。木齋先生未嘗不敬畏焉。前教授四方。歸必謁吾師。師盤問不稍假貸。每謁。必先讀書數日以往。否則見師。心益兢兢矣。師之遊黃門。已近六十。常語前曰。「吾見黃先生。如坐春風中。一種霽月光風氣象。不圖得及見於今日！」烏乎。又孰謂吾師狂哉！師自大病以來。前至。必問近讀何書。讀書有何心得？竊願吾師早日康復。俾常請益；不獨前之私幸已也。

雪社

近十數年來。國內藝術界風氣漸變。仿效海西各國。常有展覽會之設。南京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。各地藝人時有斯舉。於是吾鄉人士亦有組織。鄺氏兄弟。朱錦江（潛）。李清悚（祖廬）。沈子善（國寶）。施肖丞（則敬）。於是立書畫社。囑余名之。余名之曰雪社。予不工書。亦不能畫。然諸君子堅欲余與。乃試繪折枝梅花。蔬果各一幅。寫詩詞稿數幀。年前借內橋青年會爲第一次展覽。吾鄉舊日多畫師。諸君子皆餘事爲此。當雪社始展。清悚復囑爲緣起。乃作北曲一套。敘近百年南都藝林掌故。倘今年重展。成績必視上次爲佳。因自前回展覽後。諸君子孟晉不已。展覽亦未始無益於藝人也。

胡三怪

翔冬丈以胡三怪之名著於京。丈常云：「父母不以我爲子。妻不以我爲夫。子不以我爲父。此其所以爲怪也。實則一門之內。融融洩洩。未常如丈所云。然丈每自以爲怪。其詩屢言之。如：「無師成好怪。養夢始爲詩。」「莫怕胡生怪。詩成應信緣。」「師亡愈好怪。書堆便作墓。」「自怪不怪。吾不以丈爲怪也。早歲喜住牛首山。題詩曰牛首集。予以牛首翁稱之。近見所定詩稿。仍用自怡齋詩名。云：吾詩止存一百八首。予問何以適存此數？丈曰：水滸蓼兒窪合天罡地煞非此數乎。讀者可想見吾師之爲人也。爲軒渠大笑。又觀「戲成」絕句：「短短球衣不著禪。見人湊笑有啼痕。閉門便是登夷長。老不稱臣今抱孫。」以爲最有丈之神態。

鄺仲廉篆書

雪社諸友。於書法：子善之行與仲廉之篆。皆積二十年之工力。仲廉名承憲。恂恂儒者。吾師冬飲先生外甥也。始余識仲廉在青年會。仲廉方習英語。余代馮順伯授課於是。因仲廉又識介弟衡叔（承銓）。相交篤厚。仲居牛市。叔居磨盤街。與予之陶家巷。皆爲三人居平聚合之所。衡叔才思曠逸。多能藝事；仲廉純厚謹飭。用力專勤。皆近今都下所能罕見者。仲廉篆書。尤以鐵線爲工；冬飲先生故以書法著

篆書尤世所珍貴；然仲廉所爲。當不讓於吾師。予平日少臨池。仲廉常規勸之。曰：「兄少加以理。必冠儕輩。」見必矚用力；自惟才弱。又所嗜特廣。至今無寸進。愧良友多矣。

多麗舫

潛社之集。爲前去南雍前一年事。霜厓師實主之。每月一集。以詞課爲常；間亦課曲。在萬全酒家舉行。次數最多。或賣舟秦淮。其舟曰多麗舫。社友既集。擇調命題。舟乃蕩至復成橋下。戊辰季秋。師歸自粵。重集多麗舫。選商調山坡羊。師作有云：「望江城雲山低亞。買吳興琴尊蒲瀝。問當年詩人酒朋。算兩年中多少悲歡話。」俯仰今昔。意興索然。然此后多麗舫時有潛社之集。上海光華大學。亦常組潛社。時前與霜師同執教其間。師回中央大學。僅舉社集一次。前代主之。所作常彙刊小雅雜誌中。而南京潛社則有專刊。都詞曲二百餘首。

劉三

季平先生。上海華涇人。收鄒容骨於西牛。一時稱爲義士。與申叔齊名。浩歌翁詩所謂大江南北兩劉三也。既易名三。卽以江南爲字。在華涇築黃葉樓。與靈素夫人居之。嘯歌自若。自北京大學歸。在東南大學講授太史公書。前常從游。時韓國鈞任江蘇省長。措施有失察處。先生急以書責之。揭諸報端。爲遐邇傳誦。而先生悄然引去。十六年以後。任監察委員。住二郎廟。前常往謁。先生無子。自是數納妾。然卒無嗣。一日。社酒談藝。謂：前少時作信陵君列傳書後。先生一見立署滿分。爲全班第一；當時尙不識前於噀人中。然由今思之。老眼故不花也！同座爲之大笑不置。

左庵懼內

兩江優級師範辦史地科甚晚。延儀徵劉申叔師培主講。時劉甫二十餘。日乘綠呢大轎到堂。後有義辯。或謂已拜端方之門。叛同盟而親滿虜。論者醜之。不知此事皆出於其妻何震。申叔素有季常之癖。一切

由妻安排。所以然者。非出已意。顧申叔高儒雅望。緣飾經術。當年與鄧實黃節諸公創國學保存會于上海。國粹學報。幾乎人手一編。袁世凱以總統欲稱帝。申叔又名列籌安會。作君政復古論。世以劇案美新比之。是舉亦何氏挾使爲之。烏乎。因懼內而身敗名裂。申叔不亦大可哀乎！卒不得享其天年。以三十六終。有左庵集五卷。

浩歌翁

吳江陳佩忍先生去病。初名慶林。字巢南。前在東南大學。從先生習漢賦。先生短小精悍。爲民黨健者。往在南海。任中山先生祕書。大學舊有參加革命者。多先生所引導。十六年國府遷南京。先生任江蘇革命博物館事。居瞻園。日事吟哦。積詩十數卷。曰浩歌堂集。非復當年叱咤風雲氣象矣。先生夙有伯道之悲。六十復喜與少女近。聞錦綢中已得佳兒。在吳江故里。築浩歌堂亦成。惟不知先生康疆尙如昔否？記初見翁時。翁爲言與懺慧夫人收秋瑾骨葬之湖上。營秋社事。眼弈弈有神。前與社同學屏息燈下。而先生侃侃談。聲驚屋瓦也。

木印藩司

辛亥之秋。武昌獨立。江甯藩司樊增祥攜印去。於是以提學使李瑞清攝藩篆。雖曰攝篆。實則臨時雕一木印而已。城既破。李公改黃冠。之上海。自是鶚字洋場。以書爲活。世無不知有玉梅花盒道士清者。（一作清道人）先君亦道人門下士也。民國十年。羽化滬寓。門人迎葬南京門外牛首山。並爲築玉梅花庵。散原丈輓聯云：「白下一棺還。入夢演堂。猶泣圍城依木印。」黃冠九廟鑿。鶚書海市。難忘殘夜共煙灰。」道人體碩肥。愛食蟹。一時有李百蟹之號。上海三馬路小有天飯館。每見道人蹤跡。或戲撰聯曰：「道道非常道。天天小有天」。余肇康有聯云「大嚼大笑以大書。副是腰腹。」亦官亦儒而亦道。完此髮膚。語亦佳。

強項令

光緒末。閩縣李拔可先生宣龔。罷桃源縣知縣還金陵。時樊雲門爲藩司。乃檢署上元縣知縣。先生堅辭不受。一時呼爲強項令。先生早歲卽負詩名。與陳石遺交甚深。其在武昌。旬日必與石遊。嘗有詩云：「石遺小住簾爲屋。无悶一居竹滿庭。準擬過江尋一憩。午涼容我作詩隄」。「不知魚鳥歸何處。却與蚊蠅共一區。眼底了無芳草色。那能長日閉門書」。論者謂先生最工嗟歎。蓋古人所謂悽惋得江山助者。昨冬。雪中獨來登鍾山。有詩寄余。詩云：「人事由來妨寂寞。只有獨遊最奇絕。出城不畏打頭風。看到鍾山雨成雪。鍾山屈曲蟠大根。寺陵松陰青無痕。惟餘翁仲如人立。却爲梅花守一墩」。先生今年六十有二。余作「壽墨巢六十兼題黃山遊草」詩云：「髫歲聞賢宰。相逢已禿翁。消搖全物外。排遣到書叢。餘事詩成史。遊蹤屐與筇。會心應未遠。閱世盡貞松」。墨巢者。先生晚歲所自署。以喜搜集伊墨卿（秉綬）書。又心折鄭子尹（珍）「巢經巢集」。故名。

幽默令

兩江優級師範英文教習趙某。耶教徒也。日坐包車過北門橋。必遇一老叟鵠立以待。趙予錢則去。否則尾之行不已。一日。趙怒。不予以錢。叟攔其車。趙乃送叟至上元縣。知縣某坐堂。訊叟。曰：彼。我之子也。不予我錢。我無以爲活。問之趙。趙曰：彼誠我父。然於我無恩。請問其阻礙交通罪可耳。知縣曰：「然。應杖！且杖其股；非是股之助虐。何以生逆子！」趙大愧。知縣立令迎迓此叟歸家。此知縣可謂幽默之至。惜已不詳其姓名。

桂伯華

歐陽大師近錄所爲聯語之屬。爲「竟無小品」。中挽桂伯華云：「奇峯雲擁。苦海欄翻。三千界浩浩無

遜。公自獨來獨往。」「深柳風微。柴桑月落。十二部沉沉未展。我惟如醉如醒」。注云：「伯華幼慧。其德化先輩蔡多孫教之而字以女。女未歸短折。伯華感知遇。終身不娶。移居南昌。仗書院營火活一家生命。戊戌變政事敗。株治康黨。伯華感人情冷暖。成敗無常。遂學佛於金陵。於時學風簡陋。斥佛異端。伯華曉音猶如常。不輕不避辱罵。洪貞一儒者戒予：（予者大帥自稱）如延伯華來。當斷其扇。吐其面。伯華至。蜂辨竟日。貞一竟屈服。予時治陽明學。伯華不能屈。然強聒不捨。尋拜楊門。竟爲之轉移。其妹圓成歸正剛。夫婦居室不苟。如迦葉金色女故事。伯華乃挾圓成東渡。又奉太夫人以東。事蓄仗留學官費如南昌時。母妹棲居。自居樓下三鋪席。飲食睡眠。讀書會客。咸在於是。如是者八年。太夫人六十。伯華亦病死。病革。予命陳銘樞東渡省之。昏至。伯華躍然起坐。爲飯一盂。娣姪達中夜。謂回國。先住甯半年。養病研教。然後舉榼東北。弘化蒙藏也。乃東方乍白。鄰火焚廬。銘樞爲之避。驚魂乍定而卒。圓成以兩棺並湫。湫友會而哀之。」

章梓

吾鄉革命先烈。首推章木良先生梓。言國民黨黨史者不可不知其人。先生姓王。自幼出嗣外家。改章姓。肄業陸師學堂。鑛路班稱高才生。癸丑南京光復。多出其謀。其尤著談助者。爲江蘇獨立時事。先是。先生代表黨人赴蘇垣與程雪樓（德全）接洽反正。雪樓已許之。然猶疑不敢遽發。先生才身入捫台衙門。請於雪樓曰：「君若參加革命即請翦君之辮；君若效忠清廷。請即殺吾之頭。辮乎頭乎？一言立決！」雪樓曰：「辨。」隨入室。先生候於廳。未幾雪樓持辮出。而旗白張於蘇州城上矣。詩人爲之語曰：「章木良坐索程君辮。」非辨之足索。借辨以覘其志耳。此誠革命佳話也。

南武山人調孝陵

近日檢書。得「嶺雲海日樓詩」於敝笥中。南武山人作也。山人邱姓。名逢申。字倉海。此集其弟輯輔

始編。父潛齋先生能詩。山人詩學。乃出自庭訓。特資質穎異。八歲卽能詩。讀作日不輟。積各體詩達數萬首。甲午之役。與台灣俱亡。此集則自乙未內渡。迄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。亦有千餘首。編爲十二卷。往余嘗以山人與鄭騫亦合爲台灣兩遺民詩論。願山人豐功偉烈。詩其餘事耳。台灣建國既敗。飄泊嶺南十餘年。卒見民國締造。所抱之志已遂矣。其謁明孝陵詩云：（一）鬱鬱鍾山紫碧霄。中華民族此重興。江山一統都新宅。大纛鳴笳謁孝陵。（二）如君早解共和義。五百年來國尚存。萬世從今眞一系。炎黃華胄主中原。（三）將軍北伐逐胡兒。并告徐常地下知。破帽殘衫遺老在。喜教重見漢威儀。（四）漢兵到處虜如崩。萬馬黃河曉蹴冰。直掃幽燕揚遠瀟。昌平再告十三陵。慷慨激昂。如見其人。此詩可以補入吾友王覺吾「明孝陵志」。故錄之。

被盜之夕

壬子。予家避居上海。臘月始歸。一夕。聞叩門聲急。有自稱查軍火者至。予從夢中驚醒。見予父單衣立室中。辦兵十七八人。荷槍仗刃。翻箱倒篋。影憧憧往來。予恐甚。瞥見對面枕邊有小皮箱一。急以足鉤之。納棉被中。一兵揭帳。曰：幹嗎？予翻身佯作醒狀。衆乃呼嘯而去。宅有上房二進。洗劫一空。惟會祖母窄倖免。既去。對大門放空槍一排。次日家中幾無以爲食。幸予所藏皮箱。尚存數十金。得度日。旋又避地蘇州。時予年七歲也。明年。吾家被搶二十餘次。所有暗屋。書房亦遭劫掠。南京常爲用兵地。破家者不止吾家。然南城舊室。被禍慘烈者。當以吾家爲最。幸人口尚安。未遭殺戮耳。

固始令

袁竺庵翁。前姨丈筠孫先生之尊人。而予妻之外祖父也。清末知河南固始縣。德配羅。賢而能。武昌既舉義。豫中志士紛然起。南陽各縣告警。傳言將劫獄也。翁日著官服坐堂上。計無所出。將以殉。羅夫人急爲布署。督獄丁。置白旗。送眷屬之漢口。時予妻在襁褓。外姑方歸甯固始也。兩日之間。從容鎮

定。守常待變。卒無事。論著嫻於沈文肅夫人在廣信府也。夫人今已八十餘。健在。前往洋珠巷必問候起居。聞夫人談晚清掌故。諳諳有餘味焉。

散原迷路

中國鐵路之最短者。莫若南京之甯省鐵路。蓋宣統三年。爲南洋勸業會而築者。最初僅有自中正街至三牌樓一段。陳伯嚴丈之散原精舍。在中正街。卽今交通旅館。一日。丈獨出游。歸乘車。車夫問地名。茫然莫知所答。但揮手令前進。穿街入巷。行旣遠矣。車夫復以地名問。丈窘甚。忽憶日夜聞火車聲。居所近有火車站。乃語車夫。而所行適背道馳。於是車夫轉北行。始得抵家。家人正四出尋覓。亦有立門前鵲候者。使門前無人。丈亦未必知此卽家也。

詩人之夢

李志頤走示其先人瞰廬先生遺稿。中述夢境者二。一云：「余年二十時。夢身爲黃冠。入山謁師。得二童子前導。見師於方庭。問余一事。余不能答。汗下而醒。時余尙不甚信三世之說也。以後告楊仁山師。師云：由外道皈依佛法。實今生幸事。余生平多異夢。未有如是之了了足記者。附註如此。以證前因。詩曰：閨境官爲祟。耽禪佛有緣。聚書多宿債。避世趁華年。學在凡夫位。來從外道天。百憂墮地始。試想未生前。」一云：「夜夢異人彈琴。旁有歌者。與弦琴相應。淒婉感人。余偕衆環聽。悲從中來。長歎而醒。惜歌辭不能全記。惟二百年來多好春之句。琅琅在耳。涉想無端。不解所謂。因續成二絕以記之。二百年來多好春。夢中歌泣兩無因。嬌紅姹紫匆匆過。留得廬山面目真。二百年來多好春。江山依舊管絃新。楊花終是無情物。處處隨風逐路人。」先生名世由。號典孫。湖南寶慶人。精深內典。兼工詩賦。黃晦聞謂其詩似遺山。樊山翁謂有漁洋風韻。他日當爲謀割剽。以廣流傳。

飲眞填詞

江都梁公約先生。久游江蘇省長幕府。僑寓金陵數十年。金陵士夫之家。無不有先生之畫懸壁間。以是求者踵接於門。先生亦無不應。吾友鄺衡叔爲先生高弟。衡叔工山水。而先生喜爲花卉。先生既歿。李墨巢嘗爲輯畫冊：平生所爲詩曰端虛堂集者。已刊之學術雜誌。獨其詞不傳。獨憶十二三年前。余持素方紙一。乞先生書；時余方耽於詞。先生乃爲寫永遇樂一闕。儼青傳略題解也。詞曰：「涼夢零烟。瘦魂怯月。無邊淒楚。香定燈斜。釵絲裙帶。曾款蓮花步。青溪照影。玉容旋暗。春色年年無主。幸芳華猶餘遺蹟。文波蕩盡愁緒。江風損鬢。旅程憔悴。戀戀慈姑心苦。啼徹鵲紅。相攜慰問。無限傷心語。圖紀雙紅。祀憐月上。一例詞人淚雨。最愴惻阿侯嬌小。問阿嬈何許？」俊逸如其畫。下有「飲眞填詞」白文小印。

世醫

南京名世醫。隨翰英文爲隨仲卿翁幼子。仲卿翁父禹謨先生以小兒科名。撰青字。則名喉科醫生濮仲卿先生長君也。先生世父際堂從兄鳳笙亦以喉齒科名。父子同時行道者。有張仲梁。友之。其最著者。則鞍轡坊張簡齋丈。丈之尊人厚之先生亦名醫也。丈與先君同年入泮。明敏岐嶷。早承家學。臨診多。又細心。於是享盛名三十餘年矣。京中流寓。當無不知丈者。或不知其爲世醫之一耳。此外估衣廊譚氏六世爲喉醫專家。江蘇之醫以武進孟河爲多。與吾京習醫之法略異。京中世醫無不爲儒。必先讀書。應考。孟河則多爲醫學醫者。近年國醫之子多習西醫。風氣亦稍稍變矣。

北局

近日孟蘭會盛行於城南。作佛事道場者固多。亦有唱北局者。十餘年來無此風光。猶記兒時在黑廊聽北局。街頭置一長几。燃香燭。圍坐七八人。一人唱則其他六七弄樂器。計鑼鼓一。胡琴月琴三絃各一。餘則簫笙之屬。所唱雖多小曲。然與崑曲或揚州調異。清當時未能筆之於紙。何以名北局？至今不知故。自平劇南來。清唱梆子腔亦漸少。代北局。代清唱梆子腔而起者。則近日秦淮飛龍。麟鳳諸歌肆。恐並北局之名。京人士亦久忘之矣！

侯莘生吃鴨

冬飲師談。里中食量之大。無出侯六先生右者。侯字莘生。行六。其兄五先生爲先君之業師。於文最推崇惲敬。言必稱「子居」。予少時常親炙其側。六先生之食鴨也。以箸著鴨背。稍一掀舉。則全鴨之皮揭矣。再舉箸則盡其脯。次臀。次項；不費事而舉一鴨。或問「先生能盡幾鴨者」？先生亦不自知其量也。時人比諸李百蟹。然清道人食蟹只取蟹黃；六先生之於鴨無所擇焉。六先生於吾外家爲姻婭。里中有大事。時相遇筵席上。身偉岸。目稍近視。今歿已十餘年矣。

昇平茶園

南京之有戲院。當以彩霞街昇平茶園始。昇平茶園建築無異尋常茶館。門爲木欄。看客所坐池子。爲長木椅。椅後有木板一條。可以置茶具。惟第一排有桌。亦置茶果盤。所以招待貴賓也。海報書演員姓名。黑底描金。紙用紅色。爲今日戲報之濫觴。時光緒末葉余尚在童稚。曾隨祖父往觀。記憶模糊亦不識何時關閉。惟記在昇平觀劇後。曾在大中橋下韜園看電影一次。民國以後。內橋下府東街有大舞台。台上有鐵槓。所來表演者有「天下第一怪」等。則非復當年昇平茶園光景矣。

三泉樓餅

南京晨餐。以干絲燒餅著。干絲最著者爲南門口清和園。主人爲一僧人。僧死。屋圯。清和園之名久已

爲京人所遺忘矣。獨門西三泉樓燒餅猶在。三泉樓在殷高巷。無論「草鞋底」。「蟹殼黃」。「朝笏板」均佳。草鞋底等。皆象餅之形而名。味香且酥。如以清和園干絲下之。可謂雙絕。近年。小籠包餡盛行。干絲亦多以雞絲。火腿。燒鴨。肴肉等煮之。味極濃。油膩厚而不耐細味。於飲食一道亦可覩世風矣。後起若奇芳閣奎光閣之燒餅。與三泉樓製者其形相似。然味究不同。

顧無爲文明戲

繼內橋而起者。大中橋亦有戲園。民國初年。專演文明戲於是。文明戲卽話劇之前身也。班主爲顧無爲。其妻曰林如心。又有名悲旦曰史海嘯。潑辣旦曰李悲世。滑稽角有倪明星。趙笑佛。諸人姓名在二十餘年前最熟於京人之口。所演劇如「拿破崙」「西太后」等。最膾炙人口。其含有地方性者。如「王二麻子」。演南京都城隍廟所塑泥象。前清江寧縣皂役王二故事者也。文明戲。大都以情節預分幕數。無一定之台詞。顧無爲口齒甚清。儀表亦佳。當時所謂正生。大江南北無出其右者。林如心極嬌小。雖時年已三十。演十五六女兒。體態盈盈。風流婀娜。頗爲觀衆所賞。

掃葉樓

清涼山下掃葉樓。余兒時常往游。樓中懸龕半于畫像。壁間題詩。張貼兩傍；住持僧亦解風雅。今已不復記其名號矣。自余奔走四方。年時歸來。偶一登臨。癸酉重九。嘗褰集於此。時散原翁自廬山至。一時稱爲盛會。惟葉遐庵來金陵。從不登此樓。以樓名掃葉。遐庵諱。(編者按：遐庵不游掃葉樓。光緒間。龍陽易實甫丈有題壁之作。後三十年。君左從賀香岩軍。駐節南城。以暇日來游。見先人手澤。敬次韻和。僧乃以紗籠之。所謂「掃葉樓成父子樓」者也。戰前。住持曾寫題詩爲一集。曰「掃葉樓集」刊行問世。八年喪亂。不知樓無恙否？余兩去來。尙未及一訪斯勝。

趕黑市

南京有黑市。在評事街北宣橋市一帶。多爲地攤。無論衣服。日常用具。書籍悉備。其爲市也。在午夜以後。故曰黑市。黑市之貨物。來源多不明。多有竊盜來此。轉相購受。而以黑市爲脫銷之所。被竊之家。欲尋原物。必趕黑市。此市在二十年前公然設立。余僅往觀一次。發焚燈火。切切私語。此中光景。猶在心目。此黑市固眞市集。非如今之黑市。遍布國內。謂之有市面無市；謂之無市。而黑市固存於眼前。此新舊黑市之大別也。又今之黑市行於光天化日之下。不必待夜午爲之。無市不黑。故黑市之制。不得不廢。

翠微亭

清涼山上翠微亭。南唐後主避暑宮在焉。亭久荒圯。余兒時往游。尙存亭基。其後並石礎而亡之。其址殆已不可蹤跡矣。余嘗謂有宋一代之文物。所得於李氏者爲十國冠。卽澄心堂紙。李廷珪墨。亦前此所無。後來所不能及。環煜兩主。同爲詞皇。爲百代詞人之祖。似應就翠微亭原址第一「詞皇閣」。其下爲江南詞人祠堂以祀詞客。持較西湖菱蕩庵兩浙詞人祠堂。當無遜色。後主畫像。南薰殿本當有存者。閣中應摹刻上石。二主詞可據譚蘭進。侯文燦諸本校訂。亦精寫一通。鐫懸閣壁。余懷此想已久。不知何日始可償夙願也。

娛生軒

輓近藏書之富。當推娛生軒。娛生軒者。鄉前輩王木齋先生書室名也。宅在門東邊營。王氏與余爲姻親。兒時隨侍曾祖母常至其家。時木齋先生。猶在中年也。先生晚病廢；書漸散佚。並所爲詩詞亦雜亂書中。民國二十五年。余請於冬飲師。爲整齊付刊。蓋去先生下世纔五年。家嗣伯舉丈加印百數十部。分貽親友。晚清名宿如南海康有爲。萍鄉文廷式。番禺梁鼎芬與先生爲友。諸公至金陵。往往下榻娛生軒。今娛生軒尙在。而老輩風流。不可復見。不獨插架萬卷。散落人間。爲之歎惜也。

董蓮枝

秦淮歌肆。鼓詞盛行爲近十年事。衆推董蓮枝第一。蓮枝初來。在奇芳閣演唱最久。而飛龍閣。而麟鳳閣。當時趙大玉尙與頡頏。趙工三國。董擅紅樓。其後樊山老人孫楚才作爲劍閣聞鈴等曲。當筵奏雅。耳目一新。大王視之黯然無色矣。蓋蓮枝之喉。珠圓玉喉。善爲纏綿宛轉之音。予常詠之云：「曼游絲。一聲唱出斷腸詞」。知音者極賞予「曼游絲」三字。又蓮枝歌時。必其夫以三絃伴奏。慎重將事。不苟登場。有一段爲藝而藝之精神；而聽者亦多爲藝而來。與捧其他歌女。醉翁意不在酒者不同。宜其享盛名十年於秦淮。而無毀之者抑難成而可貴已！

康氏父子說書

揚州康國華以說三國演義。名噪江南北。雖一至金陵。居之未久。近年其子又華來秦淮。予常聽其說水滸。說武松醉打蔣門神。五日始說完一段。常邀中飲往聽。中飲謂其頗有父風。比說數陳。亦極得法。然視其父猶未能盡除火氣也。明末。柳敬亭說書。有「柳下說書」一集。武昌劉禹生藏。其說「爭襄陽」。以孟蔡。米。自詩以書。說襄陽究應何屬？博引旁徵。淋漓盡致。與康氏父子談漢宋衣冠。人物豐采。同一有趣。然康氏所說必有據。而柳氏則同壁虛造。以情理勝。此說書家之漢學。宋學。又不相侔。

劉寶全與莊景周

嘉慶末。韓小窗以子弟書稱於時。有口甯武關。譜周遇吉死事者。尤爲東調最。子弟書者。以七字文敷演故事。作於八旗子弟。故名。韓氏先有羅松窗爲西調。擅兒女子言。今世所傳鶻橋。出塞。皆松窗詞也。而慷慨激昂之章。以述忠臣孝子事者。是爲東調。歌東西調者伴以鼓。俗乃謂之鼓詞。劉寶全者。初習亂彈與汪桂芬譚鑫培者游。桂芬晚年齒落。行腔以唇。鑫培則宛轉於喉。衆競效之。知皮黃之日以

盛也。汪譚必爲一世雄。度無以過之。遂取其腔。融於鼓。而其友莊景周爲之辭。不十年。世無不知有寶全。獨景周無名。於是寶全歌詞何從出者。不可考。景周字蔭棠又號耀亭。別署知非子。一作待餘生。江蘇武進人。同光間爲吏部選司。久沉下僚。鬱不得志。既納交寶全。習梨園場面。笛。鎖。鈸。琵琶。絃子。咸能上手。皮黃生。淨。崑腔。小曲。蓮花落。梅花詞。以速快書。單絃。詩調。無不工。故都之有新聞紙。亦自景周始。光緒辛丑。創京話日報。所撰白話聊齋。燕市叢談。戲評之屬。家絃戶誦。景周書口語。每製新字曰口。曰口。曰椅裏狗拉。皆狀聲會義以立其形。清社既屋。復爲實事白話報。惟寶全所作。惟對刀步戰今不傳。若罵曹及別母亂箭。所謂二本甯武關等。莫不快入耳目。非小窗所能及。故寶全非景周之辭不歌也。景周死。寶全在天津。其家將以赴告。而寶全素重至矣。曰。四十年之交。身後事舍我其誰屬？營其喪而去。景周卒年六十有八。今年六月。寶全南來。遇前於金陵。爲言景周生平甚詳。請書之。盧前曰。羅韓之視景周。有前賢後生之畏。固矣！微寶全。雖景周奚足貴焉？不知羅韓之世。抑有如寶全其人者耶！烏乎。鼓詞。藝耳。然亦知人論世之資也。乃著于篇。復爲詞。曰：減字木蘭花者。以貽寶全。詞曰：譚喉汪齒。興亡一部梨園史。白髮歌王。爲我從頭述教坊！未慚死友。說到知非纔住口。四十年來。誰謂詞壇有霸才！

笛史

吳下笛工。趙同壽與阿榮同出柯二之門。並擅指法。一時齊名者。惟嘉禾金壽生。壽生吹關口笛。所謂上三門。吹之有二字訣。曰硬。曰淨。視下三門生且歌者爲難。三人習之。各數十年。故精其技。今皆垂垂老矣。大江南北。要推海昌許伯遜。或稱之曰笛王云。往余嘗贈以北詞「殿前歡」。論其技術。自非笛工之比。然與吳君南青較。恐猶不免瞠乎後也。南青不欲以是名。近日之與金陵曲集者當知之。秦淮舊日勝游。獨仇贅叟倡崑腔。每當筵奏曲。必予姑丈甘貢三先生之笛。丈吹笛亦數十年。於南青極推

許。蓋此事非盡關人力。半出於天也。南青今年尙不滿三十。

黃狀元

南京狀元。可得而言者：前明焦弱侯。乾隆間秦大士。光緒中黃慎之思永也。黃旣大魁天下。城西乃有黃狀元巷。其後以國喪中。著吉服爲人題主。爲御史所參。遂潦倒終身。鬱不得志。大有「可憐一曲長生殿。斷送功名到白頭」之慨。然黃修撰。文名轉在石城七子之下。論學問不如弱侯遠矣。是狀元可貴而不可貴也。咸豐癸丑。黃氏全家殉難。羣葬顧樓本宅。卽今黃狀元巷也。慎之則此初歿於上海。無以爲殮。陳英士與其長君秀伯善。爲經紀其喪。秀伯名中慧。曾游歐美。後十餘年。亦鬱鬱以死。在蘇州狀元第之榜額。到處可見；有祖孫同爲狀頭者。有父子弟兄同爲狀頭者。吳諺：「潮到安亭出狀元。」意謂易見如安亭之潮。不足異也。江甯府屬則迥乎不同矣。

百日省長

鄭七丈鳴之（謙）任江蘇省長僅百日。甯人呼爲百日省長。意帶譏諷。丈未至。衆僉有所欲。旣蒞任。又多有所不應。以是不能滿人意。此爲桑梓長官者之通病。鄭幼鞠養於紅土橋陳氏。可園老人出也。老人卒。鄭挽以聯曰。驅車過西州門。念及昊天罔極之恩。不能自己。讀史至亭林傳。觀其諸甥相報之厚。我則何如。居然以徐健庵兄弟自況。丈爲秀才時。頗有聲于書院。之粵。之遼。漸爲名幕。其長蘇政。原非己意。來去匆匆。宜無所展布。百日非長。亦不爲短。果能措施得宜。亦未嘗不可以留甘棠之愛也。鄭氏旣歿。新城王晉卿先生志慕。稱其幕府才。而言不及長江蘇事。誠卓然大手。深得史法。

王瑚失帶

王鐵珊任江蘇省長。抵省之日。各官過江迎接於浦口津浦車站。車至。不見王。蓋王乘四等車。雜稠人中出站矣。入城後。訪警察廳長王桂林。謂腰條一條爲賊竊去。請爲查緝。警察四出。然後知省長

已到。一時盛傳失帶事。不數日。果尋得此帶。實破布一條耳。王好微行。於民間疾苦。尙屬關心。見教育廳長。頗加敬禮。視如前代之學政然。至今南京人談王鐵珊。多敷陳如施公案。其廉介誠有足取。然亦未能有所建樹。在北洋時代。論循吏固當首數此君矣。

章守虛

靳春黃季剛先生不獨學者。亦擅文詞。然賦性奇僻。前不敢與親近。一日。告其弟子施肖丞。曰。盧某昨日來。執弟子禮甚恭。肖丞疑之。以問前。前曰。得師如黃先生。前無間言。然前實與先生無一面之雅。亦未常往請教益也。先生所居量守虛在中央大學附近。前之師友鮮有不與先生交厚者。先生之幼學。衆口所推。前嚮往已久。因其三禮通論。音略。聲類目。自是鉅製。不幸先生遽歸道山。欲見無由。每過成賢街。望量守虛。不禁黯然。不知其遺稿叢殘。諸哲嗣能整理問世否。又聞先生亦有文心雕龍札記。想必與粵製師所爲不同。願他日得冀沐誦之。

「老懷怕對六朝花」

秦淮南岸。水榭中有懸一聯末云「老懷怕對六朝花」者。石叟素先生居也。先生名淩漢。字雲軒。詞人亦名醫也。出必乘轎。至病家處方必用自備之箋紙與墨盒。予常笑之。說：「先生之藥方欲病家裝裱乎？」先生曰「示不苟耳」。家藏藥書數十箱。近年與先生常晤聚。一日。予問「老懷」聯語。先生侃曰：「予自幼好色。不在粉紅黛白。蟬鬢燕釵。只徵散席之歡而已。十日不近婦人。吾必病月。伯對六朝花者。非伯花之惑我。怕我之不能自禁。君其笑予之老不正經乎。」予爲大笑。先生今年亦近七十矣。

遷老

吳遷庵先生名鳴麒。字麟伯。先太史門下士也。與先祖。先君及前有四世之誼。常官江西彭澤知縣。題

小孤山屈大夫祠聯。有云：「人似小孤孤立。魂從大招招來。」著有詩文集。駢文尤佳。前十七年將應國立中山大學聘之廣州。先生有「紅冰詞序」並以送行。晚年卜居倉門口。與小膺府衙宇相望。宅有園林之勝。一日。饋前蒲桃。附以箋。曰：「此物又名「細乳」。君當一嘗其味」。可見此翁風趣。八十後尙生一子。與前第二女在小學同級。時其長孫年已三十。先生腰腳極健。目近視。談鋒亦健。予友張慧劍少時亦常執贊其門。所知遷庵遺事常視前爲多。願詳述其梗概。一補金陵通傳也。

胡夏廬侯

夏廬丈有僕曰小徐。極癡憨有趣。一日。車過新橋。車蓬爲他車戮破。小徐捉之令補。其人狡黠。就原車之帶剪布一方縫綴其上。小徐意甚得。不知挖肉補瘡。於是兩傷矣。常煮肉一碗。置床廚中。明日肉罄。不知廚後有穴爲鼠所窶也。丈嘗令取院中珠蘭花一盆栽室中。小徐舉手提花拔枝而入。丈責之。曰令我取。未令我捧。此主人之過。事前何不說明也。丈亦無以自解。所得輒就街頭賭牌九。無不負。小徐亦坦然置之。予常至夏廬。丈爲言其事。且曰。是真正曲中人物。予曰。諾。乃爲作北曲口。正宮醉太平者。詞云。「俺拜的張仙跛驢。俺美的鉄拐葫蘆。活人中只認的主人胡。俺沒件牽腸掛肚。喜則是一場牌九街頭賭。愛則是滿鍋肥肉牀頭煮。怪則是橋邊漢子志突鶻。戮破俺車蓬怎補。」

湯氏祖孫

湯貞懿貽汾。洪楊入據金陵時。殉節於漢西門池中者也。公子雨生。武進人。當時有儒將之目。工繪事。尤以畫梅名。常著逍遙印雜劇。寫生平抱負。予爲刊入襄社叢書中。此本得之公會孫定之。定之名濂。號雙于道人。今日畫壇大師也。其作梅花。深得祖法。與溥心畬（儒）齊名。曰南湯北溥。顧定之居舊京久。近年始南歸。卜居上海。梅蘭芳程豔秋輩。常從習畫。予刻貞懿雜劇後。定之爲予作飲虹移圖。頗爲寒齋生色不少。

鞠讌齋

仇三丈述庵。名采。字亮卿。贅園老人猶子也。老人諱繼恆。字淦之。丈以光緒乙巳留學日本宏文師範。宣統己酉選拔入貢。自民國元年。以迄十六年。任江蘇省立第四師範校長。吾友馬客談（登瀛）。丁叔明（顯曾）皆其門下。丈藏書至富。郭家巷宅有曰鞠讌齋者。如社常集於此。丈五十以後填。猶高達夫之於詩也。（昔丹徒趙彥梅六十以後始填詞。亦爲詞壇佳話）應酬文字。亦不稍苟。送人屏聯。必戒烏絲。長子威叔（良虎）。前之窗友。又共執教於鍾英。早死。幼子良高。丈甚暱愛之。齋座上客。可常見者。有王東培（孝烽）。夏叔枚（仁虎）諸老。皆如社中人也。

舊時月色

舊時月色者。白石詞句。陳倦鶴先生取以名其齋。先生名世宜。字小樹。號匪石。樹之先生子也。樹之初無子。晚始得先生。樹之授徒里門。名僅亞於高葉。與柳溪先生交尤莫逆。爲先生娶於高。柳溪先生之得培塿文亦晚。以是高陳二先生在吾鄉世誼中行輩甚老。陳氏自勤齋公後。科弟不絕。詳見郡志。邑志及通傳。故宅在明五廊。迄咸豐癸丑。合族以居。旁門二。一在欣欣園。一在陸家巷。各就所近出入。如今之甘氏然。洪楊據爲解。同治甲子燬焉。宅中藏書之所。名香月樓。樓下爲家塾。故先生借堯章句懷香月樓之舊也。民國初年。在蘇州法政學堂教書。奉手疆村翁。治北宋詞。爲南社健者。輒近吾鄉言詞學。當推先生工力爲深。二十餘年積詞稿數百首。頃始定爲倦鶴先生樂府二卷。自南洋羣島歸。在舊部任農商部祕書久。國府成立。調任實業部參事。以訖今日。所謂舊時月色齋者。在南門大街郵局後。與公牧翁居甚近。

青骨

青骨成神。爲蔣子文事。予輒蔣蘇庵母夫人。用紅雪。青骨二典。皆取蔣氏故實。蘇庵淹通文史。

精操詞翰。見此聯後。詫青骨之語。徧檢類書未得。一日。予過其居。舉以相詢。始釋然。蘇庵常自署烏榜村人。少時得馮蒿庵助校。刊成金陵叢書由乙丙丁四集。皆鄉賢遺著。與傅荏生（春官）之金陵叢刻。專收關於南京掌故書籍。同爲壞寶。惜傳刻種類太少。如前明帝京風物略。金陵瑣事。近人白下瑣言。均未采入。予曾與蘇庵相約。廣爲彙集。重刊金陵掌故叢編。儻亦爲觀光南都者之所需歟。金陵叢書乙集。曾因水災。毀去大半。甲丙丁三集。至今書肆中尙易購得。

納監

偶檢舊篋。得光緒二十七年戶部執照一紙。蓋捐納監生之憑證也。亟錄其式如下：戶部爲發給執照事。直隸總督李奏。順直獨受兵災。才遺實難存活。擬照秦晉捐案。開辦實官賑捐。並請頒發空白執照一招。於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。遞回原摺。奉硃批着照所請。該部知道。欽此。欽遵在案。今據俊秀某某。係某省某府某縣人。捐年若干歲。身中面白無鬚。交正項銀一百八兩准報捐十成監生。每銀百兩。交飯銀一兩五錢。照費銀幾錢於某年月日。在某地照數收訖。給予親填部照。並填明照報枝下送部。以昭覈實。須主執照者。曾祖某。祖某。父某。右照給某某收執。視今日之大學學籍證。繳費單。大不同矣。

丁剝皮

向日父兄爲子弟求師。欲其嚴不願失之寬。於是塾師有嚴至於剝皮稱者。門東丁先生其一也。余幼時在家塾。及出門就師所從若接玉全。劉蓮生諸先生。皆不甚嚴。而予長子侃發蒙。卽從丁先生。時先生已老。非復當年矣。據門東人談。當日先生課弟子。「早大字。背舊書。午小字。讀新書。」每日井然分四段落。而「打手心。頂戒方。跪庭前。餓午飯。」其責罰亦有此四類。有玩章日經四罰。而尙不振奮者。則先生必斥退之。雖其家奉束修不受也。在私塾時代。有辭館之先生。無斥退之學生。而丁先

生以斥退爲常。故賢父兄樂送其子弟就讀。戒子弟惰者常曰。送丁剝皮去。其子弟已從丁先生者則曰。「丁先生必斥退汝」。子弟聞之未有不懼者。

張汝祥刺馬案

同光年間兩江總督馬新貽之被刺也。清人筆記載之詳矣。大都得諸耳食。故傳聞異詞。且多揣測爲不盡可信。其地爲江甯府衙道。卽今府西街市立第一中學校內也。予兒時所聞。刺客張汝祥所使利器。藥刀。謂以刀敷藥。入人身立死。馬被刃。呼「有刺客」三字未畢。卽殞。今說部記載。多謂事涉男女曖昧。以予所聞。又敗關祕密會社。非張馬之仇。馬不過代此中爲執行之人耳。其案情所以多年不白。亦以是故。其然。其不然歟。其後張汝祥伏法。用「魚鱗刮」。所謂寸磔者。有老叟自謂曾親見之者。不知是否在當時宣橋市刑場。抑仍府衙道中。

薛廬

漢西門龍蟠里。在烏龍潭側。有薛廬。爲桑根老人築也。老人全椒薛氏。諱時雨。字慰晨。嘗任尊經書院山長。先太史。其門下士。老人由甯之杭。繼老先生講者。亦卽先太史也。老人去後。江南諸弟子釀金建此。名之曰薛廬。以永去思。並刊桑根遺彙錄。或云。廬爲老人自築。烏龍潭上。榜曰。何必西湖。老人所題也。老人逝後。每年正月門下士。指廬公祭又老人有藤香館集。詩詞都若干首平生所爲聯語。亦有藤香館小品之刊。論者謂吾鄉學術不振。常歸罪於老人。以老人爲風流教主。比之隨園。所選士亦多名士。而少經世之才。是說也。亦偏見。在曾文公督江南之日。大亂救平。修文偃武。不如是曷足粉飾江南。桑根非不諳於吏治者。蓋有鑒於李次青耳。薛廬今尚在。然廢池喬木。滿目荒涼。亦非當日矣。

停艇聽笛

秦淮河房。北岸者多酒家茶肆。民國初年。以「問柳」長松爲著。清真敦館則有一老寶興。而治西餐有「金陵春」。「第一春」。日將夕必車馬喧闐。爭絃不絕。其時。當年所謂歌場。出入酒家者惟釣魚巷妓耳。十六年。國府建立後諸酒家先後閉歇。於是萬全獨霸秦淮。四方來此。每聚宴於此。北門橋堦。內橋大橋各有一萬全與河房者同稱而異主。名酒名肴。亦各有別。此萬全之酒。以陳年花雕爲最。而竹葉青尤清冽。肴則沙鍋獨勝。如瓢核。凍豆腐之類。皆他家所不能及。

河廳有榜。曰「停艇聽笛」。旁懸掛薛慰農山長聯。蓋洪楊劫後。南京光復。曾滌笙繁榮秦淮時之所遺也。每當春夏之交。畫舫往來於河。輒繫纜廳下。設筵移舟。或登樓喚酒。以是金陵有文酒之會。長以萬全爲社集之所。二十五年秋。閩侯陳石遺老人從海上來。都人士借萬全稱觴爲洗塵。主人因原榜年久。字迹漸漫漶。乞老人別書新之。乃易以素紙裝裱配玻璃框。懸於廳中。同人各書近作爲屏張四壁。不一而足。老人走死故鄉。而當時出紙揮毫之人。出處異塗。亦漸星散矣。

霜厓師序文

甲子之歲。余始治曲。從長洲吳先生游。既三四年。乃專致力於散曲。以雜劇傳奇。粉墨登場者日少。場上之書。案頭置放。轉不若散曲之可抒爲情性也。蓋詩道廣而難精。詞境狹。已難開戶牖。惟散曲爲前人未克之業。且一篇脫手。播諸管樂。亦一樂也。當時同志。惟江都任君二北。共相搜求。二北成散曲叢刊。予亦有「飲虹移叢書」之刻。十年以來。偶有所作小令套數。未嘗存稿。今年假暇。繕錄成帙。郵呈霜厓師。昨師自吳門寄示序文。其辭獎借。非所敢承。然吾師近作。世必多先睹爲快。敬錄之。

「翼野集舊作北詞。剗刷問世。余序之曰。霜斤斧。意匠自天。轆轤方寸。杼軸在我。今古才彥。舉不外斯。若夫蘭芍贈答。寄怨靈修。春秋鬱伊。獨抱孤尚。風詩三百。離騷廿五。詞境之正。可示

者庶幾。至於江山宰裂。風塵所洞。艱難骨肉。亂難性命。假小側大側。託長謫短謫。變徵之聲。聞者隕涕。嗟乎。寢饋昔賢。枕昨載籍。一字未安。萬金同斥。吾與翼野。彼此同符。固無俟稱道焉。太室山麓。云有謨觴。名山之藏。庶幾百世。此集之行。吾深惜其非時矣。」

酒人林損

近日鄉下酒人。以予所見。推公鐸先生第一。先生。瑞安人。浙儒陳介石弟子。在北京大學與胡適之諸君齟齬排抵者十餘年。二十三年秋始南來。予於霜厓師座中遇之。亦神飄飄。口講指畫。一日聽論杜詩。確有見地。以爲先生必五十許人。聞霜厓師云。今年才四十五。師贈詩有云。再待五年君五十。朱顏綠髮更風流。予未嘗與先生共席。不知其酒量。但見其眼鼻均中酒氣。意必無餐不飲者。霜厓師近日嗽已失音。而酒猶未盡斷。牛首翁亦因酒致疾。安得如白酒坊濮翁年八十猶能狂飲也。

詩脾

予在大梁。得見臨桂王氏所藏詩脾一副。卽庚子秋居舊京。與古微先生等聯吟之具也。南歸以語二北。二北以爲可自製。乃相與分名詞。動詞。形容詞。動詞四類。據前人詩中所習用之字。製以紙片。得一百三十六字。字各一葉。門時各取十三葉。第一家得十四葉。爲七言二句。取葉之法。與世俗云馬吊略同。行之三四年。得句不少。二北常錄爲一編。終以限制太嚴。有可以成五言二句。亦有長短之好句。均不能成局。予乃增益字數。效王氏舊式以象牙雕刊。以四人爲一局。人各得二十八字。能成七絕一首固佳。五言絕。或小令均可。成局復註明去字若干。以資識別。前數年都下某報。常有長文記之。此牌現尙存寒齋。近二年來。予亦未得更謀改進。

難忘之一日

民國十六年春。予任敦鍾英中學。時。國民革命軍已北伐至江西。學校經費支絀。每人月支三十元

賧家用。三月二十三日。予自學校歸。滿街奉軍。商家多閉門。內橋以南。頓成恐怖世界。傍晚。予登樓望南門外。火光與砲聲並起。竟夕不能成寐。嘗戲語妻曰。「攻城如臨盆。吾但望早分娩。無論男女也。」母息燈坐樓下。聞砲聲急。緊呼予輩下樓。值流彈掠空而過。衆爲色變。天既明。砲聲忽停。予欲外出探問。母止之。未幾聞街上歌聲雷動。曰。革命軍入城矣。予乃拔關而出。至膺府街口。果見大隊循序而進。自是市中一切如常。惟學校停課數日而已。是日。爲三月二十四日。由今思之。且二十年矣。而是日情景。歷歷如在目前。

陋巷詩

革命軍初底定江南。時余伏處陋巷。一二故舊。偶然見遇。余爲賦「陋巷詩」示長沙田君壽昌。詩凡四章。「陋巷蟲魚老。故人岸岸至。蠲鄺城東隅。謾訴心頭事。」「壽昌躑躑人。惴惴搏以去。命達無文章。何怨天相妒。」「我有遺愁術。撥燈人對酒。說夢如浮生。一醉復何有。」「負手殊自得。山花紅照路。同林鳥盡飛。莫向斜陽數。」是牢落之情可想見也。然余自是出游。十年鮮安居之暇。朋從之聚日少。願舊友以政黨紛歧。多亡命者。當時有「聞汴若至兼懷慕韓」之作。「羣盜橫刀耀馬日。東海飄零幾少年。仿吾（成灝）猶與達夫（郁）狂。就中郭子何翩翩。美麗（上海酒家）之夜送梁大（實秋）。舊雨新歡雜管絃。年年事事壓枕夢。過眼烟雲散盃筵。靜安寺畔遇慕韓（曾琦）。文采風流亦斐然。壽昌（田漢）招我我未至。寤寐於今見數子。來往黃浦江上風。愛牟獨有裴倫志。環龍路口故人居。兒啼索飯囊如水。奢扶長征嶺之南。一日聲明噪鵲起。愚公載筆醒獅歌。獅不醒今徒奈何。東山同灑蒼生淚。攘臂胡爲意氣多。不見中原春色好。聞鷄共舞舞陽戈。黑頭袖手神洲客。危涕攜將竟日哦」。此詩未存稿。偶從舊書中檢得之。不覺其爲十數年事矣。近乃轅轍同塗。齊驅前進。余雖抱書陋巷。媚古降心。又安得不喜重見今日之盛也。

王梁

在昔官吏僚爲三事。政在吏手。主乏者官。而僚居幕府。畫策而已。談咸同中興。諸達官頗多起自僚幕者。今五院分立。以子所知前立法院祕書長梁寒操。前監察院祕書長王陸一。皆此中佼佼者也。陸一初居飲虹園。與予居咫尺。而未嘗往還。然王七（說者省陸一二數爲七）之名。聞之熟矣。近日于攝許識之。且相酬答。寒操字均默。聞亦久執教於學校者。短小精悍。頗似遐庵。與予亦有數面之雅。王善談諧。梁甚沈默如其字。兩人有狂狷不同。同能文。同有政事才。似較但能蹴踘。演拳。粉墨以登場者。高出多矣。

小四魂

四魂云者。謂龍湯易實父丈順鼎也。有集以「四魂」名。故云。丈以光緒丁丑中式舉人。時年十七。應試北上。取道江南。冬日。騎一衛冒大雪入南京城。遍訪六朝及前明遺蹟。一日中成「金陵雜感詩」七律二十首。如「地下女郎多豔鬼。江南天子半才人。」「淘殘舊院如脂水。住慣降王沒骨山。」如此江山奈何帝誤人家國甯馨兒。」「衰柳綠連三妹水。冰楓紅替六朝花」皆警句也。其後五十一年。哲嗣君左從賀耀祖軍入南京。過掃葉樓見丈舊題詩。乃敬和之。曰：「掃葉樓成父子樓。題詩各得五千秋。舊時同伴裘兼馬。近日文章奔與猴。古寺清涼容破衲。名園冷落剩荒丘。願天早遂山林想。春風秋月總並頭。」君左嘗自署「小四魂」。石遺翁亦謂其詩宛然實父丈口吻也。其「秦淮曲」云：「金陵女兒類如玉。家在江南清溪曲。桃葉桃根舊有名。至今隱約遺芳躅。楊柳依依傍酒家。吳姬纖手撥琵琶。琵琶淒切如哀訴。千古吳宮葬落花。落花片片隨風起。雲鬢金釵久如此。燕子飛過朱雀橋。佳人尚傍秦淮水。秦淮水漲細如鱗。七月繁花軟似茵。月白風清如此夜。漿聲燈影一家人。十年素願今宵人。姊妹雙雙花樣好。況攜愛女與佳兒。人世何從有煩惱。小舟泛同花之陰。夜流無奈漏沈沈。玉簫吹徹瀟湘月。」

四海悠悠一片心。繁華事散空延佇。雲外朱樓在何許。杜牧揚州絕可憐。石崇金谷園無主。等閒辜負好時光。五嶽尋山一楚狂。去年今日囚鄉里。今歲今宵滯建康。臨風灑遍懷清淚。飄零家國何須諱。怨女思投燕子磯。才人羞墮鶯花隊。此河自古號風流。別有名湖字莫愁。淡淡眉痕如畫稿。一般顏色不宜秋。秋來到處招魂地。鯉魚吹浪無時息。狂歌斫地憶王郎。痛哭陳詞哀賈誼。吁嗟乎。六朝遺事剩秦淮。話到秦淮事最哀。金粉香銷明月缺。玉樓歌罷美人埋。

翟神父

碑亭巷。在今國府路口。有震旦大學分校。十二三年間。常見一峨冠博帶。黑袍而長鬚之法國人。是翟光朝神父也。翟神父精通拉丁文。嘗執教前東南大學。按時到校。言笑不苟。望之道貌儼然。惟據與之諄熟者云：此翁極有風趣。亦諳華語。且嗜葡萄酒。十三年三月。國軍入城時。有亂徒欲劫其手鐐。神父堅不與。遂被槍殺。橫尸碑亭巷口。次日始得殮葬。吾友厲小通常從之游。爲語其死狀極慘。雖已事逾十年。每一念及。此翁風度猶在予心目中。

馬林牧師

外籍傳教士來南京者不乏其人。民國以來。居南京最久者。當算馬林若。馬林操極純熟南京之土語。一日。有集會在公共場所舉行。馬林至登壇演說。有：「大家要作大丈夫。莫作大豆腐」語。四座聞大然笑。鼓樓醫院。舊日稱爲馬林醫院。以馬亦醫生。而新式診療。自鼓樓始。馬氏實之。或以人名。或以地名。此醫院亦南京西醫創始之紀念醫院也。門東陶巽人先生從馬氏亦久。或謂將重譯新約全書。其后亦未見成書。十六年後。久不見馬林蹤迹於南京市上。歸國歟。仰已逝世？願知者有以語我。

冀野仁兄足下。弟山居養病。不復城市。儼然一世外人。久疏箋候。悵惘曷極。比維侍祺百益爲頌。兄謫政多暇。著述等身。啓迪後進。甚盛。兒輩持大著冶城識舊。以其中故實相質。因拜讀一

過。敬恭桑梓。網羅逸聞。里乘野史之所資。客座贅語之流。所不脛而走。理有固然。中有傳聞略誤者。或當可補充者。謗陋所知。計十二點貢諸左右。備再版時甄采。壤流之獻。倘亦大雅所不廢乎。專頌著祺不一。匪石再拜。

乙酉清明

62